

清华文学

三期

1947.3



惆悵

棟森 二五

挖煤

大榮 二五

月夜

子雨 二六

待題

寄梁慶煜師

梅德生 二六

死

兼士 二七

文學的工作

藍田 二八

鄉村的悲劇

宗筑 二三

疏散

文淳 二四

虛驚

懷玄 二四

談新文學

耳常 三〇

小黑的悲哀

項虞 一

湖畔之歌

澤燿 二

鄉居外一章

林蒲 六



寒月夜

譚柘 九

詞與蘇辛詞

半僧 三

缺陷美

唐明皇藝術生活淺識之一

總愚 七

少年遊

寂寞 八

我對於集訓的觀感

鄭家隆 五

懺悔

忌家 一〇

詩人的課題

方敬 一一

夢與曙光

梅瀚 一三

飽死鬼

一亨 一四

花溪的秋

開定 一五

海的呼喚

健華 一六

病中驚悟

廬山 一八

別滬航行

唐寶鑫 二〇

小黑的悲哀

項虞

小黑可以說是一個相當有思想的狗了。他的人生觀是新穎的；他頗有一副玲瓏的外相；也有很美麗的理想，他很驕傲，「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他的口號；也實在不錯，像他這樣清潔高貴的身體，的確相當少有。

今天早上，牠直到八點鐘才起來，一時有點悻悻然，因為他是讓他的主人給打醒的；他正在做夢，夢見他和花花結婚了；他很愛她，因為她很美麗，也很清潔，清潔的他覺得他是應該和她結合的。可是，不幸主的棍子將他的美夢打斷了；他正想罵主人兩句，轉眼一想，也就罷了。他吃是吃了主人的飯，可是却覺得主人實在不太夠資格——因為他覺得主人太粗鄙了，常常讓他去飲屎，他是不屑於去吃屎的，雖然屎的味道相當香，他認為那是野狗的食物，不是他這種高貴的狗所能沾染聞津的。面子問題，非同小可。但是，話又說回來，當他很餓的時候，他也稍稍嘗過一點，但那不過是很不得已的舉動而已。

現在，主人喚他去吃飯了。他相當快樂，因為今天天氣很不錯，吃完飯可以到城裏去走走。於是，他很快的吃完了飯，舔舔嘴，出了門來，可巧第一眼就看見花花，他覺得有些飄飄然，然而却也相當理智，踴了一些圈子才去招呼她：

「花花，呢……我覺得今天天氣很不壞呀，你呢？」

「是的，因為這樣，我預備到鄉下去走走」

「正好啊！我也預備下鄉去走走，我們一塊兒去，好嗎？」

雖然小黑想進城去，可是他這樣說。他們一起走到鄉下去，沿路遊覽風景，呼吸新鮮空氣，煞是自在；可是小黑終是有事在心，也沒心去欣賞那美麗的景緻，只是一味的走着，猶豫着，他想：「花花大概不愛我吧，怎麼她沒有什麼表示呢？其實，照理說來，她非愛我不可，因為我高貴，

清潔，難道她喜歡小黃嗎？不會，他一天到晚只是吃屎，小灰？小白？不會不會……不會——可是……這怎麼辦呢？我又沒有勇氣去向她……唉。」可把小黑弄得沒法子了，可是他到底是有辦法的，是有勇氣的，向着天，他默默的祈禱了一遍。

他們走到一條小溪，有美麗的風景，他們俯視溪水，清澈見底，小黑看溪裏的倒影，用前脚理了理身上的毫毛，似乎增加了無限的勇氣，他終於開口了。

「花花……我昨晚上做了一個夢。」

「什麼……個夢嗎？那真是一件有趣的事啊！」

「我夢見……我和你結婚……嘻嘻」

「……」

「你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很好玩」

「什麼？」小黑兩眼死盯着花花，有時看看自己，他又想到另外一個問題。

「小黃一天到晚吃屎呢？花花」

「……」

「花花……我：我實在愛你……你能接受我的愛嗎？」

「呀！你都會愛我嗎？你不是說我是一個無賴的女兒嗎？」

「這……這是什麼意思，什麼意思，我並沒有說過呀！」

「……你還想瞞我，小黃告訴我的，你以為我不知道，告訴你，我和小黃已經決定在下個月結婚了。你最好不要跟我嚼嘴。花花一面說一面走了，直到很遠，小黑彷彿還能聽到她的聲音。

「哎呀……小黃啊……想不到你這吃屎的傢伙……我却吃了你的虧了」。小黑曾經一度的想自殺，可是，這是不會實現的，因為小黑覺得他還可以活下去。

湖畔

(一)

黃昏的薄暮由微黃而進入蒼鬱的色澤，在這平靜的湖畔一切的景物都詩化了的，在擺動着的樹梢，星星和月姊姊已露出溫柔的笑面；水面上廣闊無際的普照着她們的光輝。金蛙，流螢，以及那隻善歌的夜鶯都應了睡白蓮仙子的邀約而出場了。在這樣一個幽僻的湖邊來一個跳舞會是多麼美妙的事呀！

「哦！我願美景長留，讓我來歌頌這塊好地方，和這裏的好主人。」夜鶯愉快的稱讚着。

「蓮姊姊有美玉無瑕的潔白的芳容，一瓣沁人的香心，在這裏，我度過了多少個美夢的夏夜！」流螢補充着說。

「你們別太誇獎我了，你瞧：月姊姊在偷着笑我們了！」

金蛙是一個最急性的傢伙，他先鼓動了「唧唧」的嗓子，於是跳舞會開始了，在平闊而溜滑的荷葉上舞蹈是都歡喜的，同時也難逢到白蓮姑娘的邀請。他們的舞步隨着蟬聲由緩慢而急驟，早已盪出了人間的世界，而歌聲也隨着情緒的高漲而抑揚開展，讓微風更把這快樂的消息，吹送到遠方……

(二)

離開不到半里路的山谷裏躺着一位牧牛的兜郎，他是被這個靜靜的月夜所陶醉，發狂得去吻那浴着月光的草地。他的懷中擁了一束剛摘下來的鮮花，背上是一隻終年伴他度過寂寞的短笛，他在美夢中被遠方傳來的歌聲所喚醒，他一步一步走向這聲音的源頭。

之歌

「哦：這原來是我理想中的一幅圖畫！爲了它，我曾找遍了天涯！白衣的人兜，你是那裏來的慈悲天使？你的心胸，容納了天下萬物，可讓我的哀愁也在你面前溶化了，像一滴雨水消失在大海中？」

白蓮首先聽到了這個陌生人的陌生聲音，覺得十分驚奇，同時也就在柳樹的背後發現了他在窺探她們的跳舞會……

「姑娘，我願跪下來獻上我這束美麗的鮮花，我要求你，使我能吻一吻你的足尖，我的破碎的心房在你的歌聲的撫摸之下又能拚合起來，在你光輝的眸子裏我看到了人生的意義……」

他們都被感動得流淚，也在爲他的遭遇太息！哦！他是一個孤苦伶仃的人，一個失了母愛而被人屏棄的孩子。

「來吧！可憐的人兜，你可以在這裏得到安慰，這裏將會使你沒有痛苦的記憶，沒有貧富貴賤的階級之分，受苦的人們都可以到這裏來安息。安心留下罷，我可憐的小弟弟！」

「快停止你的悲哀吧！我們都願意和你在一塊兒做朋友！」金蛙，螢虫，夜鶯都挺着胸向他保證。

澤

「我不能再說別的了，我對於你們的感激只有流淚……」。

像這樣快樂的晚上，像這樣的盛會他不止參加過一次，春天，夏天，秋天，以至於白雪茫茫的冬夜，每段時間都有它的樂趣，都足以使他忘掉過去的一切，他的短笛也忘掉了以往的哀歌，吹出了歡愉明快的調子。

(三)

一夕，這裏突然遭遇到了一陣暴風雨的摧殘，湖畔的一切都散得粉碎，這滿目荒涼，水面浮着幾點隨波起伏的殘片！白蓮姑娘破碎的衣飾，流螢的翅膀，被打濕得不能飛翔而死了。金蛙，夜鶯，靜寂美，不知去向。在夜裏，不是星星和月姊姊的笑臉，而是一片漆黑。那面是東？那面是西？那裏是生命的曙光？那裏是和平的煥彩啊？

一切傳來的聲音，只是暴風雨的訊息，表明這裏還要再遭受一次更大的摧毀，不可抗拒的黑夜將統治下去！繼續統治下去！

這時我們的短笛歌者，他正徘徊在湖畔，他痛哭，哀傷，憎恨！他不相信光明是封閉得那麼緊而沒有再翻身的時候，黑夜是那麼的長永遠不會有完結的時候，但暴風雨的凶鋒並不因此而消滅。

在長時間的疑惑與躊躇中他得到了這樣的結論：光明不是坐待而得的，哭泣只會加速自己的毀滅，於是他像得到了安慰一般地鎮靜下來，邁開沉重的步履走入黑暗，他準備作長途的跋涉，走盡黑暗，走向光明，他會和白蓮仙子重新見面的！

三十五年九月二十九日午後六時完

詞與蘇

辛詞

半僧

在唐代有一種新興的詩的體裁出現，這就是詞。詞的產生，是適應音樂上的需要。原來詩是可以歌的，經過一代一代的演變，詩的形體被僵化了，詩的排列太整齊了，換句話說，對於歌詠不太適宜了。於是長短句的詞便應運而興，成爲一種新興體裁，起來代替詩在音樂上的地位。詞究竟始創於何人？至今尚無定論。有人說，詞創於李白，舉他的菩薩蠻爲證。不過事實上這首菩薩蠻是否第一首詞，也很成問題；而作者是否爲李白，已很有疑問。所以關於詞的起源問題，此時還是懸案。

「詞興于唐，盛于宋。」自唐末到北宋，有不少大詞人出現。這期間的名作，多數被收在花間集裏。這被譽爲「倚聲填詞之祖」的花間集，大都是講兒女私情的綺麗纏綿之作；而綺麗纏綿隱約含蓄，也就成爲花間派獨特的作風了。爲什麼這期間詞的作風是如此的？追根究底，可以得到一個解答：當時習尚：歌詞的人大都是十七、八歲的妙齡歌妓，聽衆所歡迎的當然是「楊柳岸曉風殘月」的詞句，這便是花間派的詞之所以盛行的主要的社會原因。還有一點是作者間互相的影響的：詞的作

風，既有人開風氣之先，一時要另開途徑，頗不容易。不過，文學的園地是逐漸開拓隨時演進的。花間集後，詞與音樂的關係也不像以往那樣密切了（因爲歌詞之風不盛了）詞的意境也慢慢跳出綺麗纏綿的圈子，等蘇軾出來，他所開創的詞，已是「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了。這作風至南宋辛棄疾而有了登峯造極的成就。的確，詞的風格到了蘇軾是一個大的轉捩點詞但我們說這句話，並不意味或說明了蘇軾的風格不受他以前詞人的影響。蘇軾是開拓詞域的一大功臣，但在他之前，已經有人帶路了，這只消比較一下李後主、溫庭筠或韋莊之作品，就可以明顯看出來。李後主：「……獨自莫憑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的風格與他以前的詞人們迥乎不同了。王世貞說得不錯：「花間猶傷促碎，至南唐李王父子而妙矣。」此外還有范仲淹的漁家傲。我覺得他們都是蘇軾的先驅者。蘇軾的成功，是受時間空間的影響，加上他自己的天才與努力而造成的。辛棄疾則是集蘇軾等的大成的大詞人。蘇辛棄自成一派，四庫提要雖稱讚他們

的功績，但目這一派的詞爲別格變調。陳師道說：「蘇軾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這種偏見，葉紹鈞先生在他選注的蘇辛詞的緒言裏駁得很透澈。一般的講來，稱讚他們的人居多。胡寅說：「眉山蘇氏，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綉纈宛轉之度，使人登高遠望，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然乎塵埃之外，于是花間爲皂隸，而耆卿爲與臺矣。」彭孫適說：「稼軒詞有萬卷、筆無點塵，激昂排宕，不可一世。」劉熙載說：「稼軒龍騰虎獅，任古書中俚語俗語，一經運用，使得風姿，天姿是何復異。」以上諸家評語，除胡寅外，不失爲的評。胡氏以：「花間爲皂隸，耆卿爲與臺。對於花間派的詞，過分抹殺了。所以他的阿謔話，變爲蘇詞的一個負擔。大凡成功的文藝作品都是表現作者的風格，與作者對其所處時代的理解。作者個性是決定他作品風格的主要成分；而作品內容則有待於他所處的環境及他對於環境的看法而決定。因之，詞作者的個性，環境，再加上他在文學方面的修養，整個地決定了他的詞型。我們不能要求只讓某一種詞型存在，事實上也斷無此理，作不到

。「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後主一定寫不出來。正因為各詞家有獨特的個性，不同的身世和才情，所以才有各種詞型產生，詞的領域裏才能蘭桂齊香，燦爛奪目，完美無缺。我們不願意「花間派」的詞佔盡詞壇的風騷，也不願蘇辛一派的詞稱王獨霸。設非如此，詞人不顧自己的個性和環境，一意模倣某一個詞人，某一個詞型，「為翻新詞強說愁」是多麼無味的事，同時，也作不出好詞來的。因為任何兩個人的個性和環境決不可能盡同，學人一定學不到家，即使學到了家，又有什麼用呢？苦心孤詣做他人的奴隸，真是何苦來！清代納蘭性德，以模倣後主著稱，但他只不過成為一詞匠，而不能稱為詞家。詞家必須有自己特異的風格。我們不要專學某一個人，而要將各家詞作潛心究討，融會各家之長，自然而妙筆天成的寫來，滲入自己的個性，而成為自己血肉的一部分。這是學也且創作。至於好些人學辛詞，但只能得其粗獷，他的氣概與情深處是不容易學到的。詞有本色，是假裝不來的。國色女子，濃裝固增妖艷，淡抹亦別具風姿，而「衣裳不整下堂來」，更有說不出的風流，這是因為她本色高。東施效顰，益增醜態罷了。或謂後主詞如「羶服亂頭」。強學後主，勢必如癩瘡

疤女人，蓬頭垢面而來，人避之唯恐不及。強學蘇辛，結果也是如此。實則欣賞詩詞，免不了主觀的成見，就如欣賞女人一樣。個性與環境，就是讀詞的情人的眼。我相信「多愁善感」的林黛玉，一定比較喜歡「楊柳岸曉風殘月」之句，而對「大江東去」一類的詞句，不會太感覺興趣。亡國之君，讀辛後主的詞，一定比常人體會得更深，詞中的境界，就如同是他自己的一般。我們說蘇辛的詞，內容比「花間派」的詞廣泛，但不見得蘇辛的每一首詞，都比「花間派」的詞好。這點我們必須認清。

有謂蘇辛的詞超逸豪邁，是就大體上說。劉克莊說辛詞：「穉麗蘇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確是的語。且讓我們看看他的念奴嬌：「野棠花落，又匆匆過了清明時節。剗地東風欺客夢，一枕雲屏寒怯。曲岸持觴，垂楊繫馬，此地曾經別。樓空人去，舊遊飛燕能說。聞過綺陌東頭，行人曾見，簾底纖纖月。舊恨春江流不盡，新恨雲山千疊。料得明朝尊前重見，鏡裏花難折。也應驚問，近來多少華髮。」蘇詞綺麗的比辛的更要多一點。如蝶戀花：「花褪殘紅青杏小，燕子飛時綠水人家繞。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牆裏鞦韆牆外道，牆外行人牆裏佳人笑。笑漸不聞聲漸杳，多情却被無情惱。」賀

新郎：「乳燕飛夢屋，悄無人，桐陰轉午。晚涼新浴。手持生銷白團扇，扇手一時似玉。漸困倚，孤眠清熟。簾外誰來推繡戶？柱教人夢斷瑤臺曲，又却是風敲竹。石榴半吐紅巾蹙，待滄花浪蕊都盡。伴君幽獨。穠艷一枝細看取，芳心千重似束，又恐被西風驚綠。若待得君來向此，花前對酒不忍觸，共粉淚兩潸潸。」然而蘇詞哀而不傷，雖極傷心語，亦多以感慨出之，仔細吟來，方能領會得其中深意。辛詞感情強烈，周濟曰：「稼軒鬱勃，故情深。」是真知辛詞者。可是，即使是傷春意緒，一出稼軒之口，便別具風姿，不作纏綿態。如滿江紅：「家住江南，又過了清明寒食。花徑裏，一番風雨，一番狼藉。紅粉暗隨流水去，園林漸覺清陰密……」頗有人以蘇辛的詞不協音律為病，也有人替他遮蓋。晁補之曰：「居士詞人謂多不協音律，然橫放傑出，自是曲子內縛不住者。」無論怎樣說，不協音律，總是一個缺點，因為詩詞之美，兼在音律。又有人說他們不願剪裁以就音律，這也是實情。好在今日詞只僅僅是詩體的一種，雖不甚協律，不足深病。文學貴乎創造。欲有所創造，必須培植文學上的修養（情與知兩方面）。要入世，攝取新的資料。又要能跳出半天空——印出世——然後才能創造。

我對於集訓的觀感

鄒家隆

一個即將受集訓的學生，爲了集訓之足以延遲他的升學，就誤他最珍貴的一年時光，所以他對於集訓，除了滿腹的牢騷之外，還有什麼好的觀感可言呢？不過所謂「旁觀者清，當局者迷」，我們對於任何事情，不應專作主觀的報怨，應該多作客觀的批評；因爲主觀的報怨會抹煞一件事的真正價值，惟有客觀的批評才能衡量出牠實際的利害，以此，我願站在第三者的立場，將我對於集訓的幾點觀感，略述於後：

(一) 集訓的真正目的何在？

有人認爲學生集訓，目的在統制學生思想，其實不然，中學畢業的學生，雖然思想還未成熟，近朱易赤，近墨易黑，但是要望用短期的集訓，將他們的理想，根本動搖或完全納入定型，則萬難做到。又有人認爲學生集訓，目的在訓練內戰幹部，這一種觀察我更不敢贊同，因爲一個曾受過高等教育青年，他是具有相當的理智，且不易受人欺騙或裹脅，如果政府真想利用學生去打內戰，這不但不可，反而激起學生的反對，失去人民的信心，政府決不致做出這樣不智的事來，所以，我認

爲集訓的目的，應該是下面兩點：第一普及國民軍事教育——從目前國際間種種跡象觀察，世界和平的永奠，似乎無從捉摸，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極端對立的集團，業已形成，兩者間之猜忌和磨擦，表現得相當的尖銳與深刻，這種矛盾的繼續發展，可能導致第三次世界大戰。掌握世界命運的政治家們，既無法算立世界永久和平，只好採取下策，積極準備自身的實力，以防範於未然了。所以蘇聯在積極擴軍，美國也在加強國民軍訓，中國是國際的一環，在這充滿了火藥氣味的國際環境中，能夠不預爲準備嗎？所以以爲學生集訓，是在應付這種擾攘不安的國際情勢，以防萬一的一種措施。第二學生集訓是一種警戒色的作用——由國外看，蘇聯不也是在大吹大擂地宣傳：他們政府對於青年訓練的計劃是如何龐大，訓練是如何的徹底嗎？美國呢？自然不甘後人，也採取延長征兵，增加軍費預算，舉辦國民軍事訓練等恐嚇性的措置，大家都在表示自己在軍事上有所準備，以警告他們心目中的假想敵人。由國內看，共產黨宣佈的「解放區總動員令」不也是同樣的道理嗎？政

府在這種情形之下，爲要應付內外，也不能不依樣畫葫蘆了。於是繼續征兵，集中學生軍訓等把戲使隨之而演出。所以我說集訓的第二目的，是同昆蟲的警戒色一樣的作用。

(二) 集訓對於青年的損益

一句老話，也是一句極真實的話，「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一年的集訓，不但就誤了青年們的升學機會，荒廢他們一年的學業，同時更會使他們把所學的忘記大半，這不是在迫使青年學生開一年的倒車嗎？另一方面，這種並非出於自願的訓練，足以影響青年的心情，由於這種煩悶急躁的心情，易演變成青年的心理變態，由於這種不情願的管束，會使一個溫馴的青年，變成一位粗暴的老兵，所以集訓不獨就誤青年的學程，同時也刺激青年的心理，影響青年的性情。然而，話得說回來，只要政府真是爲普及國民軍事教育而集中訓練青年，那麼，在這一年當中，必能使青年在體格，生活習慣及軍事知識上奠定相當的基礎。學習不一定指讀書，如果政府在誠心訓練青年，則集訓不過是增多青年們一年的學習時間而已，不但無損

鄉居外一章

鄉居

培前
看山茶花
含蕾一朵朵
慵懶的開謝

貓兜蟻儂門檻外
對九月嫩陽
垂蓋墜睡的眼
無暇規計天邊時日

白鴨子

(扁嘴代手)

摸捉魚蝦
屋角打穀聲
減輕了木堆的重負

灰色牛蹲池畔
闊大的芭蕉葉
張着圓圓像雨傘

通域的大路
人影踏人影
來了又走了

昨夜水鳥
留下的足印
斜掛雲端
補紅萍空隙
鋪舒靜止的湖面



林蒲

織女衣

纏綿心迹：
：滴滴水
匯聚涓涓長河
流日夜……

熟練的手，
與如水的歌聲

「織就你，
身上的禦冬衣。」

「紫丁香。黃薔薇。
月桂。吐露馨香
永飾你胸前；

「一針，一線，
陪伴你
溫潤的夢中
從不孤單……」



……桂葉比浮槎
我渡過萬里駭浪
北風凜冽裏，
（沙漠上，追問
自己的影子：）
千頃綠茵草原，
破舊行囊裏
一件汗漬的毛線衣。

，反有補益。

(三)對於集訓的希望

集訓既然是為普及軍事教育，不是普及黨化教育，所以希望政府千萬不可把黨派的勢力伸展進去，更不可對受訓青年，在思想上加以無理的控制，於行為上施以過分的束縛。總要他們把集訓營看如學校，決不可使他們把集訓營看為集中營，這樣，才不致影響青年的學習興趣。其次希望集訓的科目，多注重技術（如駕駛及新武器之使用等）及軍事學，少注重操作，因為集訓是非常時期用人的準備，操作在非常時期不算太重要，即使重要，以一個高中畢業生的程度，要在短期內將各種操作學習純熟，誠非難事。然而談到技術與軍事知識，就恰好相反，必須平時訓練成熟方可。再其次是希望將來實施集訓的時候，不僅注重軍事課程，同時必要兼顧受訓青年升入大學必須具備的各種基本課程。能如此，才不致得此失彼。

總之，明年夏天，我們將穿上軍裝，荷起武器，開始一年的軍人生涯，我們應以愉快的心情去接受這種訓練，因為我們要顧全大局，不得不委屈自己，要保全大義，不可不犧牲私利，我何只要本着為國家前途而學習的衷心，努力去學習，不管政府的本意如何，對我們都是不無益處的。國家實在經不起開了！只有大家忍辱負重，國家才有希望。我們是受過高等教育青年，從國家及人民的利益着想，我不但不該採取任何反對的行動，我們反應忍受這一點委屈，含笑地踏入營地。

缺

陷

美

總愚

唐明皇藝術生活淺識之一

我常常問自己：人生最高的憧憬和追求，是物質的還是精神的？我得的結論是：精神的。而此所謂崇高的精神上的憧憬和追求，則人人不一。但不管是真、是善、或是美，而其為：「理想的」則一。這種理想，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惟其如此，表現於心理上才有遺憾；而於日常生活中，才有所缺漏。惟其有這種缺陷，人生才有所憧憬，有所追求，生活也才有價值，才有意義。

缺陷與美在上述的論斷中，雖可交互影響，而成立「缺陷美」，但缺陷美這名詞表面看來似乎是矛盾的，因為：缺陷和美彷彿是絕對相反的。缺陷美到底是缺陷呢還是美？我覺得就缺陷的本身講，缺陷就是缺陷，而缺陷所產生的某些東西不管物質或者精神的有可能是美的。從名學的推理看來，或許可以說，沒有缺陷，也就無從觀出美。白哲圓面上一顆黑痣，「大漠孤煙直」，不調和或者缺陷的部份也就是完成美的部份，不過這個「美」的意義與和缺陷所產生的那個「美」有別，這個

美，是美的本身罷了。明白了這一點，就不致為缺陷美這名詞弄暈了。明白了這一點，則龔自珍的：「未濟終焉心飄渺，百事翻從缺陷好；吟到夕陽山外山，古今誰免餘情繞。」李義山的：「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這些從藝術的眼光寫出的缺陷美，也就容易了解了。正因為近黃昏，才能成其為無限好。秦觀的鵲橋仙詠牛郎織女：「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却人間無數。」也就是這個意思。

歷史上有名的「馬嵬坡」之變，是一幕悲劇。由這悲劇成全了唐明皇美的追求；也充分地說明了「缺陷美」。

明皇在藝術上的造詣很深，但在楊貴妃進幸之後安祿山造反之前，他的生活是安適的，愉快的，而不能稱之為藝術的，美的。從長恨歌：「驪宮高處入青雲，仙樂風飄處處聞。緩歌綉舞凝絲竹，盡日君王看不足。」這幾句詩的描敘，可以看出這時期明皇生活的一斑。但自：「漁陽鞞鼓動地來……宛轉蛾眉馬前死」之後，明皇的藝術生活開始了。「蜀江水碧蜀山青，聖主朝朝暮暮情，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

鈴腸斷聲……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更是何等淒慘而富於詩意的境界呵！長恨歌傳「每至春之日，冬之夜，池蓮夏開，宮槐秋落，梨園子弟，玉琯發音，聞霓裳羽衣一聲，則天顏不怡，左右歔歔，三載一意，其念不衰，求之夢魂，吝不能得。」此時明皇思念楊貴妃之情，貴妃之意不是筆墨所可形容。假設安祿山不造反，沒有「馬嵬坡」之變，貴妃始終與明皇處深宮裏過着：「承歡侍宴無閒暇，春從春遊夜專夜」的舒適生活，我很懷疑明皇在藝術上的成就，會和未亡國前的李後主有什麼兩樣，正因為前者有「馬嵬坡」之變後者身為階下囚，我們才有用血淚書寫的文章可讀。

我總認為引導明皇入全美的，更高藝術境界的是臨卽道士，他在虛無飄渺的仙山上找着楊太真，給明皇寄下了，虛無飄渺的希望，永遠無從實現，永遠在追求着的希望，這種無法實現的希望，便是缺陷，便是美，便是「缺陷美」。

少年游

明月歌 午夜月下即興

最是那午夜皎潔的明月，
微笑着，像我最鍾心的戀人。

幽靜的天空，沉思的藍色，
還撒上那幾顆明亮的星星。

幽靜的山谷回復了原始的幽靜，
溪水低唱着多甜美的歌聲。

啊！只有我獨站在這幽靜的中間，
不知道這是否就是真善美的仙境。

最是那午夜皎潔的明月，
微笑着，像我最鍾心的情人。

秋風落葉歌

秋風啊！你在騙人，
你總是說：

「我用清涼洗淨你胸中的積塵。」

但是我的衰時已到，
青春的一切將全成夢境；

青春有位游人，

她曾見過我的韶年時分；

她會來，會來。

會在這山林中四處把我找尋，

我可已是無蹤無影！

孤獨歌

有誰此時在獨自微笑，

對着自己的幻想微笑，

像我一樣的孤獨？

誰此時沉着頭在寫信。

給這世界上他唯一的知友？

我願以衷誠向他祝福！

誰此時正緬懷古人，

對着星星（或明月）深深的嘆息？

我願以沉默向他祝福！

誰此時正獨個兒期望着，

期望着未來世界的和平？

我願以崇敬向他祝福！

更有誰此時在這茫茫的世界裏悲傷？

看着自己的影兒悲傷？

像我一樣的孤獨？

我問殘月

伸手向空中一盞，

寂寞

啊！竟畫出一個月亮。

可是月亮啊！

你爲什麼像我一樣？

像我殘破了的心情一樣，

也只剩得半邊了？

伸手向空中要，

啊！他竟不肯還給我的月亮，

月亮啊！

你爲什麼又不是像我一樣，

像我的理想一樣，

永遠的圓滿，永遠的美好？

你可知道是誰拿走了你的那一半邊？

他倒會常常還了給你，

只有我殘缺了的一半（心情）

也許再也無法尋找得到。

自輓詞 英 施諦文生原著

在這曠野的星空下面，

挖好墳穴讓我長眠，

我愛戀生命也樂於死去。

瞑目前我却有一個心願：

望你把這些作為我的輓聯：

他躺的這裏是他所期念的，

如飄海歸來的水手之家，

如推獵歸來那獵夫的回園。

寒 月 夜

「你看過冰心的姑姑麼？」陸文問我後，一面把頭抬向天空，凝視着，往事像在他心中浮起了。

這是一個稀有的冬天晚上。本來山城的冬天，微雨終日，霧氣籠罩着整個大地。可是今晚，却很特別，風一陣陣從南方吹來，吹走了積雲，天空變得高而藍了，一輪大而圓的月亮，剛從山頭上升起，飽滿的光輝落在枯枝衰草上……

雖然氣候是一個秋天似的爽朗的氣候，但是陸文的心中，却佈滿陰霜。因為白天考試的不如意使他的情緒壞到極點。他的眼睛紅得像要哭一樣，淚珠的光芒在眼中閃爍着，目光直視着前面，可是我知道他什麼都沒有看見。

為了不願他再沉鬱下去，我努力去挑逗他談話。「給我講講你的好朋友吧，或者講講你兒時的趣事吧！」

他給這句話的回答是更深的沉默。可是，從他斜臥在草地上仰着頭，盯着月亮眼光充溢着悵惘的神情看起來，我知道他已經忘却了現實，迷失在遙遠的回憶中了。「冰心的姑姑你看見過麼？」突然他打破沉默，這樣問我。冰心的姑姑我是看見過的。這是不幸的兒童的單戀的故事，我開始猜疑他的憂煩是由于他憶起的不幸的

初戀。我用同情的語氣回答說：「看過！怎樣？」他回過目光看着我，嘴角上浮出一絲含羞的微笑。他講述了：

「我要講給你聽的這一件事情，在我的心中，整整的擱了六年了。我一直把它隱在心的深處，我怕提起它，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也許是害怕人家笑，也許提醒了自己不免要難過吧！總之這件事我從沒有告訴任何人，可是現在我要告訴你了，我希望你不要說開去，你答應我嗎？」

我點點頭，他又接下去說：「廿八年的春天，日機光臨了這個小山城，作了一次殘酷的轟炸，我們家便遷到距城三公里的鄉下去，那裏叫做岩脚寨，我的一位伯父有一片田地在那兒，同時還有幾幢小茅屋，就在這幾幢小茅屋中，擠着住了五家人家，在不太寬大的房子裏，擠滿了大人小孩子，床鋪衣櫃桌子和別的傢俱；擠得叫人不能爽快的打一個轉身，擠得熱鬧極了。

「這幾幢小茅屋，後面是一座高山，週圍除了田地以外，幾乎沒有一處平坦的地面，我們一羣小孩子們大約有十五個光景，大的不過十三歲，小的有剛會走路的小娃娃，我們整天無事可做，便在屋子前

面一片墳場上，玩着各種遊戲——搶江山，捉迷藏，放風箏，捉蟋蟀和打架……都是我們每天的工作。

「在這一羣當中，女的共有八人，兩個是我的堂姐姐，一個是我的妹妹，三個堂甥女，另外兩個算是表姊妹，大約叫做林璐小的叫林璐。林璐年紀比我略小三個月，她……」他的話被我的好奇的發問打斷了。我忍不住的問了一句：「她美吧！我想……」可是看他突然不高興的樣子，我證很快的停住了嘴，要來他再講下去。

「你聽我講，你看，剛一提到女的，你就慌的不成樣子了——她的小名，叫……」他停頓了一下，臉上有絲慘然的微笑：「她叫茅姑」，於是我知道他為甚麼會想起冰心的姑姑了。

「我對她的稱呼是跟我的堂甥女們一齊叫的，其實我並不比她小一輩，祇是喊開了頭，我就始終不曾喊過她的名字，『姑姑』這詞好像有一種尊嚴，使她和我中間劃開了一條鴻溝。」他又停頓了一下，好像千頭萬緒，要整理出路線來講實在不容易似的。這時月亮已昇到距離山頂很高的地方了，草地上顯得很寂寞。風吹來，頗有寒意。我勸他進寢室去再講。他不理會，依然沉思着，一會兒他又開始了。

「那時學校還沒有設立，我們一天到晚就是玩，掉早上被硬拉去畫完兩篇字之外，便都蜂擁的跑到房前的墳場上去了。可憐的墳頂被我們爬得寸草不留，光禿禿的像一個個土堆子。說也好笑，有一天，伯父突然叫我們這一羣小孩子來訓話，說晚來狗叫得很厲害，又沒看見有甚麼人經過，一定是被我們玩光了的墳的鬼主人，來討債了，叫我們大家去磕頭謝罪。於是我們一個個都跑去磕頭。墳場上，暫時少了我們的影子。可是不久害怕鬼的心理被時間沖淡了，場上依然充滿了我們歡笑聲。但這是後來的事，讓我接着前面來講吧：

「那時我恰是十一歲，但是由於我從小就愛看書的習慣，我對於一切事物都很敏感，還早熟的知道了許多智識，有時甚至自信多情，這使我幼年的生活，多了一點歡愉，也多了一點創傷。

「每天，吃完中飯後，我們都集在球場上，大家玩捉迷藏，搶江山……我們初見時所感到的生疏，不久便完全消失在打打鬧鬧中了，我們像同處了多年的老朋友一般的玩着。在捉迷藏時，我跑得最快，不容易讓他們抓住。可是當我發現茅姑是他們之中跑得最快的，我恨不服氣便假裝給他們捉住而被罰去捉人，拚命去追趕她，我們逃過岩石，爬上斜坡，在快要捉住

她時，她一閃，又跳開了，……就這樣逐漸的我跟她變得熟識起來。

「我記得很清楚，」陸文嘆了一口氣，休息了一會，又繼續說下去：「我發誓，我仍記得清楚，那時我真的——說俗一點吧——真傾心於她了。她是……」

我知道我現在應該打斷他的話了，事實他正等着我去打斷他。「你該告訴我了，她長得美嗎？」我輕輕地問。

「她有一雙大而圓的眼睛，長長的睫毛，美麗的身材，可愛的風度，——可是，有時簡直不敢去提她的面容，怕引起苦痛的回憶……」我們兩個人都沉默了。

「她有一個強健的身體，有一次，也就是為了避空襲，我同她爬上了一座高山的山頂，她沒有一點疲倦，我們一同去採叢郁的野百合花，我們互相激勵，跳過許多岩石，爬上一層峭壁，後來走到一小片草地，我們坐了下來，野百合花的濃郁的醉人的香，和大地的氣息，使我們陶醉了凝望着山下的景物，忘記了爬山是為

懺 悔

同是這樣冷的天氣，天色同是這樣的陰沉。七年前的，一個清晨，敬妹死了。

敬妹是個聰明可愛的女孩子。在她最後遺留的相片上還可以看出：圓圓的臉，圓圓的眼，圓圓的嘴，以至優美的鼻子都

了躲飛機，我覺得我們像是兩個遊山的人那麼有興致，可是，突然我發覺她的眉間，似乎有一種不愉快存在，有幾次她好像要說甚麼話，又趕快的止住了，我正在納悶的時候，她開口了：「文，我要走了。」她用那大的眼睛盯着我的臉，我可以看出含着着的悲哀與怨懣。她第一次不用陸文來叫我，而叫我文，我想這是最初的一次，恐怕是最後的一次了，我低下了頭，怕看她的眸子，我也怕流淚。

「我沒有講一句話，離別開始在我的童心上，劃上了深而痛的一筆。此後，我一直沒有通過音信。雖然我們互相知道消息，而且時間已經經過整整的六年，可是，離別的悲哀，並沒有給時間沖淡，反而，她時常狠毒地咬着我的心。」

月光正射着草坪，寒風越來越緊了，我陪着他默默地走進了寢室，沒有再說一個字，在創傷了心的人面前，緘默是最好的辦法，我惱悔惹起他講出往事，但已經太遲了。

忌 家

顯得圓圓地沉静地對着鏡頭。啊，是沉靜的啊！她難道已預知後日悲慘的結局？像曇花一樣，留着的這最後的短暫的笑影，也就是她自己枯萎的笑影嗎？

母親最喜歡她，這使得她比她小一點的

詩人的課題

方敬

常人看不見感覺不到的，詩人看得見感覺得到。詩人應該有一雙無所不見的眼睛，銳敏而深刻的萬能的感觉，并且應該能駕馭一切時代的聲音。

常人看得見感覺得到卻寫不出，詩人不但能夠看得見感覺得到而且還寫得出，因為看獨具隻眼，會畫龍點睛，點石成金，打蛇能打着七寸，畫虎畫皮又能畫骨。詩人會運用創作方法，深知創造的真諦。

詩人還要敢說，敢寫，因為他應該是個大勇者。

這些都是從理論的鍛鍊，藝術的修養；對現實與人生的體驗認識獲得的。這些都是詩人日常的課題，也是詩人終身的課題。

內容的生命是無限的

為了表現才有技巧。形式是有限的，內容的生命才是無限的。我們唸好的古詩或西詩，免不掉有年代，國度，文字與形式的隔膜與困難，為什麼它們還是能感動我們呢！那是因為他們有內容，永遠活著的內容，內容的無限的生命。這并不是說否定形式。當然，再好的內容也要靠形式去表現。形式是為了完成內容的創造應運而生的。內容可以創造形式，但絕沒有形式創造內容的事。

真的神往的心

「呼喚與血汗的，歌頌酒與女人的，美味幽林與月的，都要有真的神往的心，否則都一樣空洞。」要寫詩，首先就要有

清 華 文 學

政妹和比她大一點的我非常嫉妬。我們時常瞞着母親欺負她，雖然我們也很喜歡她。

她病了兩個多月。父親給她請了三位中醫，和當地僅有的一位西醫。每天打針，吃藥。病沒有加深，也沒有減輕，只是她一天比一天瘦了。臨死的前一天，我到她床前去看她。她圓圓的臉瘦得只剩一層皮，在低聲呻吟着，看見了我，口裏喃喃地：「四哥，為什麼珊珊總不來看我！」我想我告訴她珊珊已到鄉下去了，幾日內怕趕不回來。但是我怕她失望，撒了個謊，我說：「現在我就去叫她來。」她乾瘦的臉蛋上露出一絲笑容，但立刻收斂了。痛苦磨折她，她皺着眉頭繼續呻吟着。

我站在那裏，不知道怎樣辨好。末了，終於退出來，臨走時還依依不捨的看她一眼。

我絕想不到這就是我看她最後的一眼了。以後，我沒有再看到她；也沒有，如我所答允她的，找到那和她很親密的珊珊來看着她。

當天半夜裏，我被一位親戚從床上抱起來，出了大門，一直抱到他家裏去。我在那裏，彷彿又睡着了。第二天起床，才發現我已經不在家裏了，又從那親戚的口氣中，知道已經發生了什麼事情。我大聲的哭，嚷着要回家。他們把我關在房裏，讓我鬧。我鬧累了，沒有吃飯，倒在床上

，又迷迷糊糊睡着了。

過了幾天，他們才讓我回家。回到家裏，表面上好像什麼都沒有變，但是又好像什麼都變了。政妹還沒有回來。父親一個人坐在書房裏，閉上眼睛，不知道想些什麼。我叫他一聲，他遲鈍地點了一下頭，算是回答，眼睛始終沒有張開。

母親呢，誰也不知道，誰也沒有看到她。找了半天，我才從半掩的，以前敏妹的病房房門縫裏看到她。她像兩個多月來慣常做的，慢慢地，輕輕地，小心地，撫摸着床上的枕頭，好像那便是敏妹的臉。我推門進去，她看見了我，在我來得及叫聲：「媽！」之前，她突然抱緊我，無聲啜泣着。我鑽在她懷裏，嚔啾大哭了。七年來，我每想到敏妹，我總十分後悔我以前曾經欺負過她。但是，後悔有什麼用呢？我連改正說謊的最後一次說實話的機會都沒有了。

敏妹死了，被葬在故鄉的城郊，一個我所不知道的地方。以後我們之中沒有一個人敢提起別人的傷心，沒有人敢提到去看她。敏妹死後兩年，我們全家遠離家鄉，她更是孤零零躺在她的墓地上了。她會埋怨我們，說我們遺忘了她嗎？啊，我希望她會說聲：「不的！」

同是這樣樣的天氣，天色同是這樣的陰沉。七年了，一個清晨，懷着悲痛的心情，我寫了我的哀思與懺悔。

三十五年冬稿於北平清華園。

真的神往的心。詩人內心遇有強烈的衝動，生命的激盪，情感的燃燒，不舒發出來好像就活不下去似的。「但覺高歌有鬼神，安知餓死真溝壑。」這是詩人創造的熱狂。要有一分真情，一分銷融生命的熱，才有一分詩。

一下打入腦筋

樸質，具體，直接，自然真純，開門見山，直截了當，「一下打入腦筋裏」，是史詩與民歌的優點，荷馬如此。詩經如此。魏吉爾與密爾頓就不大能如此。所以，依「尼易德」與「夫樂園」雖稱史詩，但在「史詩」之前還得冠上一個「Literary」。一切含糊糊糊，吞吞吐吐，忸忸怩怩，做做作作的東西，縱然技巧多麼高，也不會是上品，讀起來令人着急，摸不着頭腦。

特定的詩

有種特定的詩，定性的主觀情感，加上定量的現實，行句七長八短，一定要流露出個狹隘的系派的氣息，於是便會得到特定的批評家的叫好。其實這種詩不過是糾纏在湖邊的拖泥帶水的蔓草，自身并沒有什麼生命，全靠一陣渺茫的風吹着它動。

做母親的精神

世間沒有不是母親的孩子。況且，孩子不會從腦筋窩生下來，而必然得一定要經過「紅門」。這使我想起希臘神話些的司智慧，學術，技藝，與戰爭的女神，阿塞娜（Athena）。她是宙斯（Zeus）與米蒂斯（Metis）的女兒，在生她之前，宙斯把花的母親吞掉了，她後來從宙斯的頭

裏鑽了出來，作戰爭的號叫，穿着金副甲胄，這畢竟是神話。在詩的創造上絕不會有這樣的事。沒有做母親的那種受苦難的偉大精神，就不能做詩人。

把光獻給世界

新詩向來是個冷門。抗戰早期。走了一點鴻運，但也不過是曇花一現。書店總不大樂意接受新詩集，而印新詩集的也很少不倒霉的。現在，整個文化都受了惡勢力的無情的摧殘，新詩不用說更是遭殃。真正的詩人要忠實人類，於理想，於現實生活，於自己，與一切假的，醜的，惡的，壞的，黑暗的都不相容，與凡俗的榮利斷緣，因此，也就往往不見容於世，不見容於某些人。他應該勇敢地負起人生與詩雙重的十字架，不畏挫敗，攻訐，仇視，迫害，而用真理與意志的鑿子把現實的頑石敲出火花，熱誠地把光獻給世界。

「百鳥圖」

我外祖家從前有很多名貴的公畫。有幅「百鳥圖」被他們視為無上的家珍。畫上有一株什麼大樹，一百隻小鳥；「春天掛上這幅畫，樹上的花都開了，小鳥都在飛，一切都是春天的景象。到了秋天，樹上的葉可都掉了，鳥都歇在枝上。這畫因時而易，完全像活的一樣……」老人家愛持着長鬚，津津有味地對我們這樣誇耀着。我却疑心怎麼會這樣神奇的事。這幅畫平時是難得有眼福看到的，除了婚壽慶典在正堂裏掛一下而外。因此，我也只看見過幾次。在春天看見也好，在秋天看見也好，那幅畫却始終如一，並沒有什麼變化。因為我當時年齡還小，不懂得什麼

，對外祖的話更是鈞罕。有一次，我竟大膽地問他，「百鳥圖我春天看過，秋天也看過，為什麼鳥飛着的總是飛着，歇在樹枝上的總是歇在樹枝上，秋天葉子不落，還是開着花，並不像你說的四時不同呢？」「孩子，你還小，你的眼力還不夠，還不夠！」外祖笑迷迷地說。這樣，「百鳥圖」在我心裏一直是個謎。

外祖早已去世，他家已完全破壞，那幅畫已不知上哪裏了。但是，現在我倒能照自己的意思來詳釋那個謎了，雖然我對繪畫仍然是個眼力不夠的外行。那幅畫，我想，許出自一個藝術的匠，不同凡響，畫得入神，栩栩如生，動人極了，在觀者心裏產生一種藝術的效果，外祖的讚賞無非是說它具有生命與活力。藝術之所以為藝術的要訣也就在此。

我們知道，一首好詩，也就是一「百鳥圖」要有跳躍着的生命，永遠活着的東西。詩裏面躍動着的是心，是愛，是憎，是熱火，是戰鬥，是不可磨滅的生命！

十年如一日

俗語說：「要得工夫真，毛鐵磨成繡花針。」然而，有的人專憑一點「靈感」，賣弄一點小聰明，偶爾拈得一兩行警句，便沾沾自喜，忘乎其形，詩之來好像自天而降的「瑪拉」沉默十年才寫一行詩便算天下最了不起的大事。其實「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當然尤其應該從擴大與深入生活着手，功力不夠，勉強做不到的。寫詩應該有十年如一日的硬勁。苦吟的杜甫不好是值得我們取法的老師。

夢與曙

光

梅澹

……：天空中呼嘯着穿梭的炮彈，雨點般的打我們的四周，也落在敵人的四周。斷續的機槍子彈，在頭頂上橫飛直闖着。大家帶着笨重的脚步，困疲的心，向前盲目地衝去。

「殺呀！衝呀！」

「殺！衝啊！」的呼喊聲，激動着荒漠的原野。

着魔似的隨着這巨大而警惕的聲浪：血在血管中沸騰着，脈搏像浪潮將來時的海港，在一起一伏而漸漸變得猛烈了，手在微微的顫動，嘴唇變得蒼白得像張紙，低聲地苦求一點水，來制止極度的口渴。但是腦子昏亂地翻滾着，……而且，十分特異地，我發現和我們敵對的那一方：人們的一切表情和動作，和我們一模一樣：……我耳鼓邊奏着這驚心動魄的戰場交響曲……

喊殺聲又起了。雙方的前鋒已經快要相接觸了。

啊！前面那塊廣漠無邊的平原上，一面軍旗高高地扯起來了——

唉！這已是闊別多年的，如今又狹路相逢了！

……我禁不住倒在一位同伴的身旁，他扶起了我，滿懷疑惑地問我：

「受傷了嗎？」

我靜靜地搖着頭。

「你太不中用了」他用着軍人特有的武斷的聲音說。

靜默統制着我們的四周。一會兒，一種尖利像吹哨的聲音，在耳邊爆發，接着便是天崩地裂轟的一聲，一顆炮彈正落在我們的近邊，我被震得高高地跳了起來，又循着跳起時的路徑落下了，落在一個充滿污水的泥沼中，我覺得我是慢慢地沉沒下去，已經快要窒住呼吸了，我努力地掙扎着，奮鬥着，終於我是完了，我已用盡了所有的力量，但是身子還是往下沉，往下沉，沉……

……當我睜開眼睛時，深闊的泥沼消失了，熏人的火藥味聞不到了。原來我還是在躺在床上，被窩已被踢下床來，壁上的掛鐘沉重而有韻律地敲了十二下。時間已是午夜了。窗外正下着傾盆的大雨，那由細小的水珠聯成的玻璃箭，不自量地敲着玻璃窗子；搖撼着屋宇……

突然大地明亮如同白晝，一切被黑暗吞噬了的，都顯現了更為清晰的輪廓；閃雷在天邊的馳騁着，雷聲發怒地搏擊着山谷。

我彷彿站立峭壁的懸崖。我遲疑着。

我忽然想到我是不是在夢中。既然是夢又清晰得如同白晝。我耳邊充滿了夢中的X斷殺聲。我覺得做夢的，是我此刻的自己。我十分迷惑不解。我試咬咬指頭，那歸心的苦痛，使我發現了自己。我已醒醒了。啊！一個夢，一個奇幻的夢，一面軍旗，一面久列重逢的軍旗！它使我回溯到十餘年前的情景。那是和夢中一樣迫真地，對方高高扯起的，也是那面軍旗。同樣的叫罵，同樣的衝殺。只是那次我絲毫沒有受傷，相反地我們是勝利了。此後我離開隊伍了，為着不忍同類相殘，為了和平，也為了戰爭的殘忍。我開始過着一般酷愛和平的人們的生活，直到另外的一個戰爭！那戰爭是全民族起來抵抗侵略的外侮的！我們手交手地戰鬥着，伴着那面曾是敵對過的軍旗！我們熱熾地戰鬥着，死亡着。過了八年的掙扎和流血，敵人倒下時，我們終於勝利了，和平之神，開始用她仁慈的手，在城市，鄉村，在全國的每個角落，作着溫情的撫摸。而恰好在這時候，我在夢中做了個如此的噩夢！

……像踩到夢的邊境一樣，我遲疑着。而外邊，雨聲止了。夜還在慢慢地蠕動，拖着它那吃飽了一切骯髒的遲鈍的龐大的軀體。我無法入睡。我坐起來靠在床頭靜靜地吸着煙，驅去那惡夢。我準備捱過這漫漫的長夜，等候着黎明曙光的到來。

飽死鬼

下了三天三夜的雪，又過了三天三夜，雪還一點沒有消意。山頭屋頂，全都臃腫起來；林園，田野，像撒滿着棉花似的，一片銀白色的波浪，起伏着，蜿蜒東去，一直到極目處的遠方。

田七從土牆洞口伸出蓬鬆的頭來，瘦削的臉孔，蓋滿了塵灰；一雙發着青光的大眼，畏縮地半睜了一下，立馬又合上了。一面縮縮腦袋，一面失望地說：「他媽的，雪還不見消呀！」

「要望它消嗎，早得很呢，我說小娃的爹，為了我們的孩子，還是到有飯吃的地方去一趟吧，我們有……有……」

「我們有三天沒見飯啦！」坐在火旁打瞌睡的大孩子接着母親說。

「唉！」田七嫂躺在火旁的草窩裏，病餓和寒冷使她站不起來。她疲憊地撫摸着穿在她胸前的小兒子的光屁股，長嘆了一聲，兩滴水晶晶的淚珠滑溜溜地從她的下巴的眼角滾下來。

「唉！我何嘗不想早些出去呢，只是你病得這樣……而且如今的人，只有錦上添花，那有雪中送炭的啊！」他搖搖頭，呆看着黑森森的屋角，心中想得很遠。

柴火突然燃亮起來，照明了田七的水汪汪的眼睛，也照明了大孩子黑瘦的胸膛

，一條條的肋骨，清楚浮現地。

「爹，王太爺不是同我們很好嗎？我們每年收的穀子，整石整石的送給他，現在我們沒飯吃，你為什麼不向他要一點米來呢？」大孩兒有氣無力地說。

「唉！小孩子，你真是小孩子，天下的事那有這樣簡單，人家看我們比牛馬還不如呢！」

「可是我們要吃飯呀！」孩子睜圓着眼，好像吵吵似的大聲吼着，聲音很沙啞。

田七不曉得怎樣回答了。他彷彿聽見自己也在大聲吼着：「我們要吃飯呀！」

「那麼，去吧，小娃娃的爹，」病着的女人鼓着勇氣接下去：「也許他們會發慈悲的……去吧！早去早回，我，我的病沒有關係。」

田七立起身來，脚手彷彿一般粗細；搖晃搖晃地走到門邊；門一開，寒風襲攔來了。他打了一個寒噤，站住了；短短的破衣，零星的布條子在風中飛舞着：「呀，好冷！」他才捉對兒打着下牙，呆視着遠方。

「爹，你想什麼呀！」

「唔——沒想什麼，我就要走了。」田七毅然踏出門去，又回頭看看陰黑的家屋

一 亨

「爹，你要什麼嗎？」大孩兒的聲音追着他。

「唔——不要了……」他躊躇了一下，「那麼，我走了！」

「快點回來！多帶些米回來！爹爹！」

「快點回來！我們等你咧！小娃的爹！」

「哦！」在他再回過頭的時候，屋門被關上了，屋子突然黑暗下來，過一會兒，又發着刺眼的寒光。

日子過去了，雪還沒有消，田七不見回來。一天，兩天，三天……娘兒們緊偎在草窩裏，腳幹軟軟的立不起來，火烟一點也沒有，整個屋宇沒有一點溫暖，冷冰冰地。

大孩兒叫肚子餓得難過，死命的啃泥土，啃枯草，小孩兒成天啼叫，翻來覆去的不寧靜，田七嫂的心給他們撕碎了，幾次想立起身，又軟軟倒下去，想起外出的丈夫，不知是凍死是餓死；眼看骨瘦嶙嶙的孩兒們，不知能活多久，她恨不得馬上斷了氣，倒反而乾淨。

第四天清早，田七嫂試了幾次，終於

立起身來，扶着牆，半步半步的往外移動。突然孩兒們摸不着媽媽，沙聲大哭叫起來了。

「媽媽！」

「不要叫，我的兒呀，我出起看看你的爹來了沒有？」她撲出門來，顛巍巍地在風中發抖，大地白茫茫的一片，沒有脚印，沒有路，她呆望着遠方，絕望地流着淚。

「媽媽！」

「媽媽！」

「就來了，我的兒，你的爹遠遠地來了。你們乖乖的等着他吧！」她一面拉着他們，一面向屋後移動。

「啊，爹來了嗎？叫他快進來呀！」

「我要吃呀！」

「我也要吃呀！」

孩子們聽不到回聲，

「媽媽——」

「媽媽——」

一聲更比一聲微弱了……

傍晚，田七帶着兩塊麵粉回來了，他汗涔涔地衝進屋裏去，只見兩個小孩子被他抱得對哭得死去活來。

「你媽呢？」

「呀，爹回來了！」孩子們們猛撲過來，

，堵了麵粉，大口大口咬着，淚珠不斷順着面頰，一道一道流下來。

「你媽呢？老大！」

「媽一早就出去找爹去了！」

「噫，我怎麼不見呢？」田七忽忽走出大門，左右張望了一下，沿着簷底一半殘碎的印象，繞到屋後去。

「呀！」

一具稻草人似的東西，冰冷地擺在他眼前，他嚇得退了一步，心兜怦怦的跳着。

「呀！小娃的媽！你……」

他呆着了一陣，衝上前去抱住飄蕩的尸身，淚水撲簌簌地淌下來。

「啊，一切都是我的過錯，我也不想活下去了！」

他解下屍體，回頭跑進屋來，眼裏發出從來有過的亮光。

「都飽了嗎？」

他憤憤地喝道，隨手提過一把沉重的鋤頭。

「就要飽了，爹爹！」

孩子們齊聲說，天真地笑了。

他看見孩子們的可愛的笑臉，心就軟

下一半，溫和地用手去撫摸他們的亂髮。

「那麼，快點吃罷。」

他看見孩子們大口的吃着，很快就要

花 谿 的 秋

花溪的春天是那麼艷麗，嬌媚，一切充滿活力，以致人們都擁到這兒來，所以，花溪的春天對人們不是陌生的，他們會欣賞過那清清的溪水，映着兩岸嫩綠的垂柳與媚人的粉紅色的桃花，也會在那綠草如茵的岸邊消磨上半天，讓春的濃烈的氣

把麵粉吃光了，手不由得抖抖起來，心中很懼怕。

「我先吃完了，做老爺！」

大孩兒拍手叫起來。

「我也吃完了，也做老爺！」小孩子也叫起來。

「啊——」

他呆了半天，忽然立起身來。

「飽了沒有，孩子們！」

「脹鼓鼓的了！」

孩子們摸着肚子笑。

「那麼，讓你們做個飽死鬼罷！」

田七心一橫，才一咬，眼一閉，手一抬，嘩啦一聲，結果了孩子們的小生命，立刻衝出門來，奔到妻子吊死的地方，狠狠地

把頭伸進繩套裏，腳一蹬，另一具稻草人又在風中飛舞了。

天上雪花下得更大了，寒風嘶嘶溜過樹梢，一忽兒，兩具稻草人被雪遮蓋了，又一忽兒小茅屋差不多與地面一樣平了，好像不讓人知道這幕悲劇似的……

開 定

息去陶醉他們。

當夏悄悄的溜去，烈日的炎威稍殺之後，秋來了。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花溪的秋天是陌生的，他們不能在秋天的花溪找到刺激，誘惑；因之他們也不來光顧。的確，秋天是冷清的，蕭殺的，牠沒有野花

的醉人的芬芳。沒有悅耳的鳥語，更沒有妖嬈的桃花的色彩，無怪乎人們要忍心遺棄牠了。

可是，你可以慢慢的知道，花露的秋天仍具有非常的美，要是你以另一種的心情去欣賞牠的話。喜劇的結局是引誘人的，你可以為劇中人歡笑，可是，低沉的哀歌也是夠人欣賞的；同樣，秋天裏也有蕭殺的美，這種美也許比春天繁榮的美更耐尋味。

在秋天，花溪的水仍是清清的，比春天更清，你可以看見小魚成羣的在水底追

海的呼吸

(一)

近幾年來，很明顯的，高宏不再如初進校時的活潑而樂觀了！雖然他的智慧以及可稱為淵博的常識仍舊是保持着，發展着，但是當他獨自的時候，總有一陣輕微的喟嘆發出，他的眼內老含有一股憂鬱的氣氛，他的頭常是仰望着那藍天上的白雲悠然飄過，或是凝視着南方的地平線，雖然那裏有的，也許僅是一隻蒼鷹在打圈子，也許是夕陽留下的彩雲，可是他的目光却是那麼深邃而幽遠，他是在想些甚麼呢？當他不浸入沉思時，他是一個和霽可親的人，一個規矩的學生，他從不厭憚的解

逐着，翻騰着，白肚閃爍着，像夏夜的螢火蟲，岸上雖沒有桃紅柳綠的艷色可供欣賞，而田裏粒粒金黃的穀粒却也夠誘人。

月在秋天最美麗，這是人皆盡知的事。花溪當然也不例外，秋夜裏躺在草地上，看看天上閃爍的星伴着清潔皎麗的月，聽着靜夜裏秋蟲的聲音，那滋味難以形容的，非身臨其境，不能體會。月光普照在每一個角落，遠處的樹林，村莊，顯得那麼幽靜、潔美，這罪惡的世界被罩上的外衣。

花露的秋天也有紅葉，晚秋的時候，

喚

答同學們的詢問，當辯論一個政治見解或是一個人生問題的時候，熱情而堅強有理的字句洶湧的從他的口中吐出，不像平時一樣的口吃與怕羞，他紅着臉；但決不是為了失敗而生氣，而是興奮，且稍帶幾分羞澀。因此雖然他個子和年紀都比同班的小，他的雄辯常壓倒對方，獲得了普遍的贊同。可是就在這一類事情發生之後，孤獨的沉思狀態就會發生了，同學們不了解他為甚麼會憂鬱，因為在他們看來，高宏的家庭是圓滿的，經濟雖不足寬裕却也不失為小康，雖然他的父親在前二年撒手而去，可是那時的高宏沒有像最近憂鬱得那

叢林中露出點點鮮紅，為淒清的秋天作了較鮮明的點綴。

田野間，「崩」「崩」的打穀聲像在歌唱着農家的辛苦，雖然是極單調的聲音，却可使入聯想到農人收穫的歡欣。山上秋蟬的悲鳴，却又是悽哀的，因為那是他生命中最後的歌唱，再伴着風吹樹枝的呼聲，枯葉落地的沙沙聲，合成了悲秋的交流樂。

秋是溼清的蕭殺的，但花溪的秋天却是美的，藏在蕭殺裏面的美，比着春天更耐尋味的美。

健華

麼厲害，現在他恐怕不見得會深切的為着父親的逝世而陷於苦痛的沉思罷。他失戀嗎？不會的，他有一個好性情，可是班上的女同學沒有誰能跟他講過一句話，他平時很沉默，尤其是對於女同學，他抱着一種君子的敬而遠之的態度。他也決不會為着破碎的山河而傷心，為着污黑的政治及水火中的人民而喟嘆；因為他曾說：「在時候尚未到來之前，把一切完美的計劃擺在你的心中，可別空口說白話！」他不是詩人，不會無病呻吟，他是一個堅強而決斷的人，究竟是甚麼事使他這樣憂鬱呢？……不過這些僅是普通同學的表面揣測

吧了！他有兩個最好的朋友，一個叫吳帆，一個叫馬雲。他們三人，同是畢業於市立模範中心小學，又同時考入了市郊的有名的××中學，三人的感情在小學中已是非常要好了，各種活動舉行，一定就有他們在內；無論是壁報、唱歌、演講，或各種球類的比賽，總有三人的名字出現在記錄上。因此，進了中學以後，由於感情隨着智識的增加而更加融洽，他們的友誼可說是達到了最高點。他們有着同一目標的憧憬，有同樣的見解及愛好，所以這次高宏的憂鬱的來源，他們二人知道得很清楚。他們為高宏憂鬱的態度感到深切的不安，然而，他們無能為力，他們只好想出種種方法來排解高宏的憂鬱，但祇能有一時的効力，當他沉入憂鬱時，吳帆及馬雲彷彿看到了一種莊嚴而又沉痛的氣氛圍繞着他。他們不願去打擾他，讓他在甯靜之中將內心的痛苦發散出來，使心靈獲得安靜一點，輕鬆一點。他們只站在遠處凝視着他。但是他們的內心却暗暗分嚐了他的痛苦。

高宏的苦痛是複雜的，他父親的逝世，和他對時局的苦悶，是一部份原因，而最大最直接的，却是他心中的希冀，遭受現實殘酷的打擊。雖然幻想永遠是與現實離得很遠的，可是高宏的希冀並不是一個幻想，而是一樁切實而容易辦到的事情。可是這這最平常的希望，都給擊破成灰了。於是高宏的心裏充滿了灰心失望。厭世

的念頭，曾在他心中萌芽過，但是有堅強信心的他，因母親偉大的愛和同學朋友間生氣蓬勃的熱情所鼓舞，隨即放棄了灰色的念頭。他也曾有過改絃更張的主張，可是那深深的根深深地埋在他的心中，是如此的緊纏着他，一字一劃，一言半句，都足以提醒他緊壓下去的情緒，他不願告訴人，因為他明瞭一切訴說所可收回的批評一定是一大堆冷嘲與熱諷。所以他祇好把內心的一切藏却起來，獨自忍受着不時襲來的苦楚，做一個如同學們說的沉默的熱情的好人。

(二)

從東方或南方的地平線上把目光伸展過去，我們便可看到一片碧藍的美麗浩闊的海。海！是多麼迷人的一個字啊！海上有白雲，有海鷗，有笨重的鯨魚，有輕翔的飛魚。黑藍色的兵艦，龐然的在海面上駛過，炮口正對着前方，那英勇無畏的雄姿，曾經迷醉過多少年青人的心呵。那一切——那藍得光亮的甲板，雪白金邊的制服，無窮盡的歡樂與不平凡的經歷……再有傍晚時的太陽，在海面上洒下一片輝煌而耀目的金光，展眼看去，天邊是一抹紅雲，幾隻海鷗，顯得恬靜適舒，日出時更是一番偉大的景象，牠給大海軍艦及小島披上一層金色的外衣，用金箭射進沉睡的海及他的兒女們，將他們喚醒；但是美的月夜，也是多麼令人不能忘懷呀，當獨自的

蹲在艦橋上，看着海面，銀光點點，閃爍不定，與天上明星爭光，明月像一位慈愛的母親，用的幽雅聖潔的手撫摸着大海及其他東西上，這時一切都像嬰孩一樣蜷伏在母親的懷裏，嘈雜停止了，只有微微的「吉他」淒而動人的聲音隨風飄來，令人冥想，懷念，想到母親，想到家，想到戀人，想到美麗的故鄉，全個艦上是一片真誠——一片恬靜……這一切，合成了一種無比力量——海的呼喚——合成了一股吸引力，牠侵入你的內心，使你懷念着海，使你投奔他去，游蕩於海洋之中……

海的呼喚吹進了大陸，吹進了高宏的心，使他因他的強烈而窒息了，他的心整個跳動得很厲害，可是，慘酷的現實，摧滅了這一個美的願望。因為，高宏是一個把眼睛犧牲在書本上的人——他是一個近視眼已有三百度左右深度的可憐青年，海軍的規則不容許他投入他所熱愛的環境，而且低下無能的醫生們還沒有發明治療的方法。可憐的高宏便由於這一種矛盾事實的折磨，將一棵正在長得茁壯的心摧殘了。但是由於他有着堅強的意志，他仍舊站立着，奮鬥着，祇讓內心咀嚼着暗中的苦痛。

為了彌補他心裏的空虛，高宏把藏在心底的苦痛，告訴了他的知友馬雲及吳帆。他鼓勵他們，告訴他們「海的呼喚」，海闊天空，蕩游及冒險不能使大家退縮，

病 中 驚 悟

廬 山

(一)

從開始病的那天算起，睡眠和我已經有了長時間的友誼了，每當我需要它的時候，它一次也不失信忠實地來了。但這幾天，情形卻兩樣了，我從它那裏所能得到的，常常祇是一陣子假寐，我祇能閉上一會兒眼睛，無法再沉溺在那沒有匆忙，沒有焦慮的酣境裏，這使我十分困疲。我開始恨起睡眠來了。

有一次，晚間我終於忍耐不住，把假寐一下子的念頭也撕毀了。我瞪着大眼睛，單上暗色紙的燈光望着我，嘴角浮上一層冷笑似的；窗外呼嘯着彼應此和的風聲，夾雜着落葉的嘆息。屋裏屋外都在外對我，大地似乎在我這一次病中大變了樣了。

我默默躺着，無視一切地回想我自己，回想病中所有的情景：囁語啊！發熱啊！昏迷啊！吃藥打針啊！一幕幕可怖的景象，從不友善的燈光下，扮演出來，我彷彿不是我自己似的。我極力想伸手去關燈，但我的手擡不起來。這時候，忽然牆角一個聲音引我側過頭去，原來是一隻老鼠，牠低聲叫我不作聲。於是我們開始了下面的談話。

(二)

鼠：朋友，久違了，人事變化無常，怎麼你就病倒了？真是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

我：滾開！小醜！我幾時認得你來啦？你這畜生，你胆敢笑我的病？我怕你就要死在眼前了！（我雖聲色俱厲，但手總擡不起來。）

鼠：哈哈！貴人愛忘事——我自遷居貴宅以來，日日茶飯無缺，正是感激不盡！不想你竟健忘到這程度！只恨我來

貴宅後所生十六個子女皆是胆小，不敢前來寒喧問好。

我：我愕然地不知道說些什麼好。

鼠：對了，像你們一天匆匆忙忙，爭搶掠奪，究竟有何意義？你這一病，失去不少享受，失去不少爭奪的機會，也許你很難過吧？其實這不更是一種享受嗎？睡着不動，有得吃有得穿，比我們朝不保夕不是有福嗎？但話又說回來，我尤其是不解的，是你們之中，有的住那麼好的房子，有的吃那麼好的東西，但有的沒房子住，沒有東西吃，究竟是什麼會事？比方我們，你們的好房子我們合力穿挖出大門和室門來，我們大家住。你們的好

大家奮勇直前的故事。馬雲吳帆愉快地告訴高宏，他們也早就受到了「海的呼喚」了，他們正在等待着，待到學業完畢，就要很快的投入那遼闊遼遠的海的懷抱。

高宏的痛苦減輕了，他恨上帝，要是上帝是命運的創造者。他也恨小時看書的勁兒，恨醫生沒有發明治眼的藥，破壞了他的幸福。因此他冥思，幻出一個個的故事，想着艦，他覺得他見起來了，像躺在艦上的白帆布椅上，嚼着糖果，看着小說或畫報，或是站在艦上的指揮塔上，凝視着那遙遠的海天吻接處的故鄉。

(三)

我們勝利了！我們經過了八年的苦戰死拚，終竟贏得了期望中最後的勝利。全國震蕩而歡騰，三十年來問世的一口氣，算是有了發洩的一天，每人都以笑臉相對。古老的中國快樂了……

高宏馬雲及吳帆三人不久便也同時高中畢業了，通過了滿意的會考，他們遨遊整日，因為他們快要久別遠古老的山城了。這是他們的故鄉，他留給他一腔懷念！一月後，他們到了重慶，高宏去投考大學，馬雲及吳帆投考出國的海軍，三人向着新目標前進。

他們三人果如願以償了，他們手牽着手，高興得跳了起來。高宏不再是心灰意懶的了，雖然他沒有考入海軍，可是擺在他面前的，是無窮盡的路，他們的終點是海，那蔚藍的海，那「海的呼喚」，仍是高宏最後的目的地啊。

東西我們要了來大家共嚐分嚼。(牠停了停，用前足持下鬍子，像用心在思索一樣。)我們必須慚愧，我們曾經也分享了窮人們的食物，但是我們相信不應該向你說慚愧，或向任何個像你的人說出人們的良知！我們知道，你們這般食肉者迫害他們比我們勝過千百倍；你們對他們如亞歷山大在一個強盜面前是一個大強盜一樣。

我：(忍不住了) 止住，小醜！誰願聽你瞎說！你懂得憐憫窮人嗎？這個世界，憑你眼前三寸光，你看了多少？你成天躲在洞穴裏天昏地黑，什麼都不明白，你還配發議論呀？你知道爲了我們全人類的幸福，我們在巴黎正舉行和平會議嗎？

鼠：曾經聽說過。然而我想恐怕巴黎舌戰會吧！

我：(被發現了弱點，我另換題目。)你知道我們國家要在××代表大會之下謀統一，而建成一個嶄新的國家嗎？鼠：聽說是吧！請問代表中，代表你的是那一位？我很希望他的幻想比你來得

美麗動人！

我：(裝作入寐狀。)

鼠：你倦了嗎？我真不應該讓你在病中參加這辯論。不過我相信你一定還聽得

見我所說的——因為裝假是我們的慣技，即使你們那些最偉大的虛偽者，裝腔作勢，也還不入我眼。不說閒話，讓我來替你把蒙蔽着你的解除一部分吧！你笑我不出洞穴，其實，你的洞現在還沒有口口呢！……也許你比我聰明是實情，但是你的聰明祇用在自私自利上。是的我給你們勸告必須

讓我說完：你應該在這次休息中，解悟一些人生的真諦；替你自己開一個洞；也替世界前途找一線光明！就像你批評我的，一個人不要生活在眼前三寸光裏，你們應該為大眾設想，為後一代人設想。這道理你們中有很多賢哲比我懂得多得多，但他們能說不能行，有的看得到，又不敢說出口。……好吧！不累你了，願你貴體早日恢復康健。哈哈！再見！再見！(牠隱入洞中，尾巴狡猾的擺動着，像戲台上退場的小丑。剛才的一席話，似乎不與他相干似的。)

(三)

……後來，我的病體漸漸復原，我開始能執筆了。我覺得實實在在應該有人向我講一回那晚問的話，我要把它如實記下來，但這些話決不該是老鼠說的。……這樣，在一個深夜，一個叫賣的聲音把我從

夢中驚醒來，那固執淒涼的聲音，讓我講着同樣的曲子，說出了心聲：

深沉而沉寂的深夜，聽不到一點兜聲息；大地被籠罩着黑色罪惡裏，失去了和平與自由的呼吸。

我期待，睡着眼睛期待着。

黑暗中忽然待來堅決的叫賣聲：

「白糖麵包、雞蛋糕！」

好像要把這世界酣睡着的人們喚醒。

我興奮，並且坐了起來，

靜聽着這孤獨的叫喚：

「雞蛋糕！麵包！白糖麵包！」

像是在無盡頭的，黑夜裏，

上帝派來拯救飢饉。

燐；

然而屋外的天宇，仍是死水般沉寂，沒有溫暖，沒有同情，沒有星星的閃

燐；

像一窩豬，動也不動，引長脖子蹲着

：

等待黎明帶來第一道雪白的刀光。

別 滬 航 行

唐寶鑫

九江路花旗銀行二樓清華同學會裏面人擁擠得不堪，大家都在等候聽最後的消息，聽聰明天到底開不開船。負責人說的話，只是張貼了一張布告，一切就確定了。明天，十六號，早上六點鐘在北京路外灘二號碼頭搭NORTH公司的駁船上大船，正午十二點鐘一定可以開出上海。

住的地方是林森路（舊霞飛路），靠近滬西，離碼頭很遠，爲了趕船，黎明以前就起了床，天顯得十分沉暗，聽聽，還沒電車經過，喊三輪車恐怕也是徒然的，這時候好心的主人已經叫了祥生的電話，居然有平，說是五分鐘之內就可以來的。祥生是一個汽車公司，說是一天二十四小時服務，這恐怕是上海特有的方便。

車子真的在窗外響了，下樓，和披着睡衣來送行的主人告別，借着街燈的火要上車，覺得有一點涼意，這是在上海半個月以來第一次感到的涼意，每天一百度以上的熱天實在令人煩厭；我呼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氣。

黎明前的上海也是寂靜的，沒有車輪也沒有行人，燈火下的街市們顯得十分孤寂，車子之偶然經過勿寧說是他們的調劑，每到一個路口，都看得見臨時撥出的綠燈，雖在日間擁塞不堪的南京路上，車子也還可以迅速向前，隔着車窗望張緊閉了門窗的店舖的霓虹燈，我行將與上海為別了。

到碼頭，車夫看看表「二十五分鐘，六千洋鈔。」雖然只走了二十五分鐘，而江邊的天色已經毫無黑夜之感，但是我卻發現天上濃黑的烏雲。

「聯大的各位先生同學，我們要分兩批上船，現在請一號到

五十號上船。」一位青年人在報告。看看我的號碼，九十五號，我的心安靜下來，坐在一件行李上休息。雲似乎更濃了一點，看樣子恐怕要下雨，還好我昨天剛剛買了一件雨衣。腳夫擠在人羣裏，人慌慌忙忙的，都是爲照着行李。「一號到五十號都到了小船上，而船上還有空閒，那位青年又報告說，「五十號以後的也請上船。」就在這個時候，雨開始落下來，從躉船跳上小船是一件不容易的工作，幸好聯大有幾位同學熱心地幫忙陸續上船的人。可是先已運到船上的行李實在沒有能顧及了，泥濘的腳踏來踏去。雨更大了，沒有傘也沒有雨衣的人們萎縮成一團。總在九點左右船才隨着一聲汽笛離了岸，躉船上送行的一羣人招着手。淒風冷雨加重了這別離的黯然氣息。

黃浦江上停泊的船隻十分不少，最多的當然要算美國船。白色的兵艦，黑色的貨船，都有星條旗在飄搖。看看那些星條旗，生出一點自卑感，內行航行權收回了，却還有例外，也許因爲美國是友邦？也許黃浦江不算內河？我也沒有去問別人，一直悶在心裏。那一隻蘇聯船相形見絀了，形像的破舊減少了給予人們的威脅。

我們要乘的一條船叫做Felia Moller，是一條英國船，專門往返于上海秦皇島之間，運開港礦務局的煤供給上海燃料管理委員會。船聽說算是租用，可是除了桅杆上掛了有一個「燃」字的旗幟以外，船尾還走有一面英國國旗。小船靠近大船，客人攀了上去，行李用起重機向上吊，腳夫都是天津口音，他們用極端粗暴的聲音喝止企圖自己運行李的客人，有的甚至要動武。人隨時要準備鬥爭，在船上更顯然。

雨雖然停了，後艙甲板上却到處是水，却煤留下的煤屑和上雨水，使得每件行李都塗上一層黑色，我的雨衣除了黑色的污

渣以外還有紅的和藍的，因為手里提的一個網子被雨淋得脫了色。這時候還管它作甚麼呢，我們是命定要吃一點苦的了。九年前，從天津乘船到烟台的那一幕我豈會忘記麼？

三

聽說我們要住前艙，那自然是說統艙。我跑過去，順着直上直下的小梯子爬到艙底，黑暗，陰沉，而且有撲鼻的霉味。出乎我的意料，艙下早已經有了很多人和龐亂的行亭。問一問，他們是交通銀行調差的行員，有四十個人，但是他們佔了三分之一的位，而且已經把佔領區用繩索圍好，地面上還用粉筆畫好了一個一個鋪位。我對這種強佔自然有一點反感，然而又不能不暗中欽佩他們辦事人員的精明，為甚麼我們連影子還不知道而他們都已佈置就緒了呢。

我又跑上甲板，告訴聯大的負責人，說我們也要學習，他請我幫幫忙。我跑到船上那裏要粉筆，他說找Quarter Master也不知道誰是Quarter Master，隨使我到一個，又瘦又小，一看就是英國人，他吩咐一個工人送了我半吋長的一截粉筆。我跑到艙下試試，才寫了三個號，粉筆已經用光了。其實寫也無用，一百個人睡那樣小的地方，無論怎樣擠也是不可能的。

有人發現「新大陸」了，因為一個中國水手說後面有地方，但是每個人要兩萬塊錢。我找一位聯大講師，王先生，同他商議，我知道我們非要那個地方不可，不然擠不下，但是每人兩萬塊錢是萬萬不能出的。我們又去找船長，那個矮小的老頭兒很客氣，「船上沒有這規矩，你們若能找到地方就去佔用，不要花錢。」可是地方在那裏呢？我們十分對不起那水手，請他把地方指給我們，我們佔用了，但是拒絕出錢。我一向相信人生應該絕對遵守秩序的；對於搶車搶船的人總沒有好感，在車船缺少的時候，自己就常常落後。落後的次數已多而事情又不能不趕着作的時候

，我才領會到守秩序是相對的，而且是有條件的。英國人多麼驕傲于他們的公共秩序啊！可是火車罷工的前夕，乘客為趕末班車不是爭先恐後地從窗中攀進麼。秩序的先決條件是四大自由之一的「免于匱乏的自由。」

住在艙底，曾經堆過煤而又沒有掃除的地方，再加上陰濕氣悶和黑暗，真是無比的苦惱，然而居然擠出一席之地，每人也就得到一點暫時的滿足。可是說來可憐，這滿足只是太短暫的了。因為臨開船時又有一批交通大學的復員學生趕到，他們有四十多個人，也要擠在這個艙裏。這次沒有人反對為他們勻出一點地方來，可是讓多讓少又起糾紛。交通銀一位職員和北大教授季羨林先生吵起來。季先生的山東腔後面隱藏着比武的決心，我最近才讀了他在文藝復興上發表的散文，描寫一位波蘭的女孩子，纏綿細膩，可是當他憤怒起來的時候，他是一位可怕的戰士。

四

Heglamillar有一件事情作得漂亮，說十二點開船，真照辦了。那時候雨雖住了，風却不小，我和王先生冒風跑到船尾去看啟旋。一個英國水手站在那裏，我不知道他的職位，大約總是舵手之類，因為他在那兒指揮，船轉一個方向駛向江口，雖然慢，慢得好像並沒有走。

「幾天可以到秦皇島？」

「大約三天。」

「那麼十九號可以到了？」

「假如沒有風。」

「想要在船上住三天三夜，心里有說不出的不耐。看看兩岸，荒涼得不像樣子。只好看水，船雖走得很慢，而船尾在水面劃出的道路仍是潔白如雪。

忽而有人來通知我們，列隊去領口糧。口糧包括麵包，美國

罐頭牛奶，罐頭牛肉，和罐頭魚，都是善後總署配發的。上船之前我自己買了不少食糧，而且忙了一上午也不想吃東西，但是列隊領東西總是一件好玩的事，我們就在甲板上排列起來了。把領來的東西運到艙下，坐在床下（地鋪上）用起午餐來，這時候才發現，刀叉沒有，水菓也沒有，開水更沒有。

因為相信船長的服務精神，我又去問他，如何可以得到飲水，他說廚房門前一個抽水機，是淨潔的冷水，開水船上并不供給。我沒有航過海，可是我聽過大家講船上的生活，却不知道我喝不到開水。需要逼着我那穿白衣服的僕歐。僕歐一向是不把統艙客人放在眼里的，這次又是需要逼着我擺出紳士氣派，以對待低下人的口吻用英文問他要一杯咖啡。我不能先問他賣不賣咖啡，我的口氣表示我肯定他一定賣。

「等外國人吃過再講。」

問題就解決了，而且僕歐還客氣，五百元一杯。我把艙下睡在我旁邊的錢先生找來，又叫一杯。錢先生剛剛從美國回來，用所到過的地方的名字壓出僕歐的笑臉，我們從此變成僕歐臨時咖啡座的顧客。而且後來更吃到麥片，火腿蛋，和三菜一湯的西餐。

五

下午似乎放晴了，我們站在甲板上看水。我不知道那是江水還是海水。錢先生指給我看遠處的崇明島，和水面上炸沉了的日本船的桅桿頂。我記起二十六年出大沽的時候，日本船上的探照燈把我們船上的乘客照得睜不開眼，現在看着露出水面的桅桿頂，想像水面以下的軍艦殘骸，心上有一點輕鬆。

崇明島的影子消逝以後，我們的世界就只有無限的海洋了。孤獨的感覺突然而來，連一只水鳥的偶然飛過都讓人們發出由衷的喜悅。而暮色在這時候走來，濤浪的聲音隨之加大。九年離家

的游子，每當夕陽西下的時候都曾悵悵若失，不想在黃昏的海上領會到更為深沉濃重的悵悵。家鄉越來越近了，心上卻覺得遠遠的海是走不盡的。

佇立在船上，想着穿黑夜的海，和海上的黑暗，都是不可能的，連天在那裏也分不清，但覺海風掀起的巨浪給人以嚴冬的感覺。我回頭看看，甲板上冷落得沒有一個另外的人，桅桿上的燈搖曳不定，走到艙口，俯視橫陳豎臥的統艙客人，熱氣，雲具和鼾聲一起向上撲，我又走回艙欄旁邊，佇聽風浪，好久好久。

六

一天，兩天，第三天，我們覺得應該快到了的時候，那個寤波人笑出聲音來。他說昨夜遇見逆風十多小時，開足馬力才走五海里。我們想起開船時那位英國舵手的話了，「假如沒有風。」說起那位寤波、來了，二十多歲，欣長而健壯的身體，黝黑的膚色，夠得上稱為美男了。他的眼睛像廣東人的，深奧而有光芒，說起話來聲調雖低而響亮。他穿着美軍的襯衫和下裝，英文，官話，寤波話都講得滿好，總是微笑着和客人談天，尤其喜歡同外國水手談。初看見他的時候，我猜想他是翻譯官，後來他告訴我說他是經常往返南北運貨出費的，所以他對海上的生活很習慣，我相信他是一個標準的海員，我喜歡他。因為喜歡他，我願意着他在甲板上捉飛得疲倦而跌撲在船上的小鳥，然而，只是默默地欣賞。我沒有幫着他捉，也沒有對他說甚麼。只有在第二天的夜里，我給他講天空的星座。對於星象，我懂得極少，可是那夜里我能指出天琴，牧之，天龍，大小熊，天蠍那些普通星座也讓他非常驚奇。這個人我一直記得起，雖然我一直沒有問過他的名字。

另外一個有趣味的人是一位印度青年，瘦小的身材拖着一雙不相稱的大皮鞋。他在船上收發電報。我們常有幾個人在他工作的小房子外面吃飯談天。他有時候出來輕輕干涉一句，我們或是

安靜下來，或是走開。我也一直沒有討厭過他。有一次我和他交談了幾句話，他說不久可以休假回家，他喜歡中國甚于印度。他的眼睛在這時候告訴你他有悲哀。

還有一個角色也是特殊的，那就是「大師傅。」他在海上二十多年。先是封怡和公司，珍珠港以後他把所有財產都損失了，逃到廣西。在這只Mottis船上他是中國水手的領袖，面部嚴肅，永遠不會笑，有一條腿是跛的，有大風浪的時候，也能一跛一跛從

鄉村的

悲劇

宗 筑

天剛開眼，東方映出一片紅霞。老王揉揉他的眼睛，慢慢從被窩裏起來。披上他破爛的衣履，走到院子裏擰擰腰，可是這時強烈的陽光射得他睜不開眼來。他抬頭看見柵門裏那條水牛，已瘦得不可了，心裏不由嘆息道：「今年要餓飯了，米價一天天的跌下來，鹽巴要賣八百多塊錢一斤，可是一斗包谷只得五百塊錢，我一年能做出多少糧食來呢！記得去年我還饒有兩個大肥豬，今年甚麼也沒有，連這條牛都拖得這樣瘦，這個年頭只有在一天算得一天了。」

隔一會，他的媳婦從廚房裏端出一鍋稀飯來，（包谷碾細煮的），旁邊擺着一大碗冷冰冰的酸菜和一碗辣椒。但他兩個小孩子吃得實在太兇，他只好胡亂吃兩碗，便放下筷子來。

最後，他和他的妻子，拿起鋤頭上山去除園地裏的第二道莠草。工作的時候，嘴中時時發出山歌減少疲勞。太陽漸漸大起來，他把上衣都脫掉了，烏黑的背，襯出亮光光的汗珠。雖然天氣這樣熱，他並

廚房端菜到餐廳，他會讓很多人想起寶島那個故事裏面的跛足水手來。他說這船上的中國人沒有例外都來自寧波，這是他的驕傲，更讓他驕傲的是所有甯波人都是他介紹來的。

我不應該再說這些角色了。我應該說我們在黑水洋上的航行，雖然不再有剛剛上船時那種不耐的心情，而天氣始終不好也為我們的航行減色。談天，吃東西，玩紙牌，磨過了三天，十九號夜晚睡得較早，明天總該可以到秦皇島了吧。

不敢偷懶，他知道不下苦力，一家人都要餓飯。他覺得累時在土坎邊坐一會兒，抽煙息氣。身上的衣服脫下來找虱子。

第三天，正逢趕場，老王他天亮起身就到菜園丁裏去，挑了一大籮白菜，蘿蔔和他平時打好的草鞋，一路挑到場壩上去賣。在人堆裏他擠了大半天，才到菜市場。但是剛放下担子，還沒有開市就聽人家說今天米價又跌了；他和旁邊一個賣碗的販子，談論了很久。結果坐了一早晨只賣得幾十塊錢。可是他並不灰心，因為他們唯一變錢的方法是賣了糧食，而糧食又不值錢，所以老王覺得能從草鞋和青木中找點零錢添補，也就不冤枉跑了這一場了。忽然他抬頭起來，看見趙保長從那邊人縫裏走來，他有禮貌地站起來說：「趙保長，你家請坐啦！」保長愛理不理地轉過頭來慢慢地說：「老王你的軍糧還沒有繳完呢。上面又有命令來了，若你再不繳，就請你去見鄉長。」老王強作歡笑道：「是的，保長。本來有糧食是要繳的。這幾天我」連吃的都沒有，實在是沒有辦法

！兩人說了好久，老王還請趙保長吃了兩碗酒，保長才走了開去。下半天他的菜賣完了。但他不敢和別人一樣，到酒店裏去喝幾碗老酒。結果，勞苦一天，僅得四兩鹽的代價，這點代價，數目雖說小的可憐，但在他看來，也就非常稱心滿意的了。

當他挑着空籮籮回家的時候，老天爺給他安排下的不幸，在家裏等着他。他的老丈被拉去當兵了。這真是急得他走頭無路，上天無門，他到鄉長家去乞求，答應以全家的所有，換回他的老丈。但鄉長並沒有把他的家看眼裏。鄉長向富戶要錢，貧苦人家有的只是人，是壯丁。老王失敗了。才了着回家的路上，老王心裏充滿疑惑和悲傷。不是聽人家說勝利已來臨了，為什麼還要拉兵呢？老丈是他的命根子。老丈被拉走了，直接就要了他的老命。……他就這樣一直走着，想着到處跑，到處流浪，口中喃喃地向每個挨近他的人討回他的老丈。的確，老王他是瘋了。

疏散文淳

我深深地感到我的生命的脆弱，我逃不出，又無能為抵抗；暴風雨隨時可來的侵襲，一步一步都恐怖着將臨近的環境，使倖倖渡過去的兇險，就像昨夜的惡夢，使我受了虛驚！但我心中更緊張，警惕，因為終有那一天，我和你們這一羣愚蠢，欺詐的人都會逃不過一個災難；結果，我們有些死亡，有些淪為奴隸，……過很悲慘的年月！

去年冬天，當黔省戰爭失敗時，我們就陷於這樣地境遇，那時我們就像一羣受風雨摧殘的烏鴉，不知怎樣辦，才能渡過那荒亂年日，那時我就這樣想過：「厄運終到了！」

我的家疏散去一個距花溪二十里的西村，在去路上，我心中擾擾着很多不可解的矛盾；看見人們扶老攜幼，我就想起哥德著作中的幾句話——一個伙計說：「在逃難時，一個單身漢，全無掛礙，免去很多焦慮……」另一個說：「我決不贊成你那種想法，也不高興你的談風，一個人在幸運時或不幸時，只是想着自己，不知道和人分分喜憂，不動一點哀矜之意，這也算得好人麼？」——我又想：「這次的逃難但願是虛驚，我可以認它是一次冬季的

旅行嗎？」又聽見鄉人們談着很可笑，愚蠢的話，他們說：「日本人是送清朝皇帝來登基的……無論誰來當政，他都須得人心，要人民——那麼我們仍可照常耕田，吃飯。」

我們的避難所是在一個高山叢中，三面臨水，在山頭上的一個村莊；兩條河從兩側流出山峽，會合在村前。窄狹，多急湍和沙灘的河谷，被峭壁緊束着，就像古山水上的那樣奇險，峻峭，幽靜。晴天；我在這裏岸上有書，聽着蒼翠在山谷中的水聲，但別忘記，我們是來避難的人，我正在不寧靜地想：「逃難對於年青人說是多侮辱的事！」忽然高高地傳來飛機聲，幾架銀色戰鬥機掠過狹長的天空，我激動了，我能夠安閒地在這裏賞新晴嗎？奮身起來，回領身邊飛瀉的急流，窄狹的河面，我又愕然了。只聽着漸弱的，遠遠的飛機聲，忍耐着緊張的心情。雨天；我整天躺在床上，翻閱舊報。

每天都焦慮時勢的變化，報紙簡直是一種不可少的東西。不知是誰的大力，或是幸運？半個月後，我們順原路又回花溪來了，這不過只是一次旅行，一場虛驚。但別忘記暴風雨將會再臨，人們若再不省悟，再不相愛，終有一天，我們會被淪為奴隸，淪入更可悲的命運，那時你不能再說了：「這許又是虛驚！」

虛驚懷玄

清晨，下過一陣細雨後，雖然暑天，氣候已是十分涼爽。車子往前行駛，微風撲臉，令人有初秋的感覺。車子上了個大山坡，我們在高山上了頭。這時，含羞的太陽從黛色的遠山巔探出了頭來；眼底村落中，浮起一縷縷彩霞，景色迷人極了。就在這當兒，一隊朝霧，一步搶了從我們頭上掠過，我們大家的心聲，緊張萬分，以為碰到土匪了。一陣陣停車，車子立即停開，蹲在路旁，像我們心驚動靜，我定了定神，見前面停着三輛軍用車阻擋了去路。二輛是工兵，一輛是輜×團。輜×團的司機，正在飽嘗兵團的老拳，聽他們言辭中，我以為知道輜×團和工兵團的相撞，後者輪胎爆了一個。就為這點事，他們把輜×團司機打傷了，並且卸了個輪胎去。

這時，同我們一樣被迫而停的車子已有五輛，因為要讓工兵團的車子先開行，大家開倒車靠在一邊，讓他們得意揚揚走了。我們車子開行後，我再回頭去，看到輜×團的車子還悲慘的躺在原先的地方，我心中很難受，竟把不平的話說出口來，我說：「這一位四十多歲公務員模樣的，對天輜×團的人，比工兵團多的話，假如今天還不是要麼吃虧？——總之弱肉強食，沒有武力不成其為世界！至於公共秩序這一類話，只有在書本才我得到。」

我注視一下他那低凹下去的胸脯，我默然了。

惆悵

棟森

一個春天的早晨。我一個人，在花園中散步，一陣陣輕柔的微風，帶着花香，送入我的肺腑。我感到異常的輕鬆愉快。

我正陶醉在這良辰美景中，小丫頭跑來告訴我姨母和表妹來了。我很高興，趕忙跑到母親房裏來；見她們正悠閒的談論家常。我忙着給姨母行了禮，靠母親的身邊坐下來。我很奇怪她們會來得這樣突然，不像從前她們來時，總是預先叫人捎個信來給我們。姨母拉着我問長問短，我含糊地虛應着。我留心觀察她們，姨母和以前沒有什麼兩樣，只是表妹卻長高了，也越發出落得漂亮了，大方的態度，自然的神情，長長的睫毛，聰明閃爍的眼睛……我想盡了方法想找話和她說，但話到嘴邊又被生生的吞下肚裏去。

我羞澀狼狽的樣子，一定讓母親瞧在眼裏了，母親對我說：「妹妹沒有來時，你天天念着希望她們來，現在來了，卻又跌頭跌腦的坐着，這是什麼道理呢？」

我聽了母親的話，心跳動得很利害，耳朵也在發燒，我趕快把頭轉向窗口，背着她們，不使她們發現我面部表情。過了一會我才敢回轉頭來裝着鎮靜的樣子說：「妹妹，我們一同到花園去走走吧。」幸

好表妹馬上答應了，我才鬆了一口氣。

在園子裏我最初非常侷促不安，總覺得現在比以前不同了。到底怎樣不同呢？却又說不出所以然來。我回憶起我們小時候的生活，我們常常在一起捉蜻蜓、拍皮球、作弄姨媽、或者在他家村口的小路邊釣魚碰到有所爭執，大家吵一陣，鬧一陣，哭一陣，哭過，鬧過，眼角還掛着淚珠，大家又和好了。……但現在一切都有一點做作，不自然，都不如以前那樣天真活潑了。

表妹的態度還算好，當我受窘時候，她總是找點話來說。她告訴我這幾年來她同我分別後的生活狀況，溫柔的話語沐浴着初春的陽光。

小丫頭來叫吃飯，我們才一同走出園子來。母親見了我們用開玩笑的樣子說：「先前那樣子，現在怎麼又這樣親熱了？」聽到這句話，表妹的臉幅也紅到耳根，我恨不得即刻鑽入地裏去。姨母看着我們淺笑着，一句話都不說。

吃飯後，我們又約着到園子裏下棋，但我的同學惠華和厚澤卻來約我去賽球，我裝說脚痛，他們不管三七二十一地硬把我拉走了。

打球回來，姨母和表妹已經回家去了。我心裏很不高興，十分抱怨惠華和厚澤，他們兩位冒失鬼。

挖煤

大榮

遠遠便看見半坡的草地上有許多人馬，和一堆一堆黑色的煤塊。有的人已下馬，有的正在裝運，也有剛來的，來來往往，絡繹不絕，情景到也相當熱鬧。

然而帶着着熱鬧的心情，我却看到了最駭人的景象。這，我永遠不能忘記的。越過了人馬與煤堆，到達目的後，我看到的只有一個一個黑洞，向下望了望，黑漆漆的，不知有多深多遠，裏面不斷流出黑色的水來。我正蹲在洞口探望，忽然爬出一個黑色怪物，頭髮長得非常可怕。他出洞後，把身軀立起，全身不掛一絲，後面拉着四輪船似的籃子，裏面盛滿了發亮的煤塊。一看他的臉，真叫人嚇死了，白白的眼睛，翻上翻下，除了嘴唇是紅色外，全身都是黑的，身軀瘦如枯柴，真是像鬼一般。他便是挖煤的工人。

據煤廠主人說，挖煤的普通以二人為一組，一人在洞裏挖，一人專管拖煤。拖出來後，各組放在一堆，由主人來賣。賣得的錢，抽十分之三作他們的工資。每人每天差不多可得千多元的收入。飯和鹽巴由主人供給，其餘菜蔬之類都由他們自備，但是他們所吃的無所謂菜，一方面離鎮市太遠，一方面更無剩餘的錢來買，因為

他們將一天辛苦所得的工資，都化在他們的嗜好——抽大煙上面。

至於廠主人所得的錢，據主人自己說，大都化在抽巖層的水，和鞏固洞身的木頭上。巖層綿互約有一二里，挖工跟綜着煤層追尋下去；煤層向上則往上挖，向下時，則往下掘。每挖一處，都要用木頭撐成高三尺，寬二尺，人可爬進爬出的洞，以防泥石塌下掩埋的危險，洞的盡頭處點一盞昏黃不亮的燈，照着工作。有時一不小心，會挖着未經過抽水的水層，水便像洪流般傾瀉出來，洞裏人便統統被活埋，被淹死了。據說這慘劇年年都要發生。而柔順無骨的水，年年是吃挖煤飯的人最大的勁敵！

不是嗎？我們天天都在用煤，在溫煙的熊熊火光中，誰會想到挖煤工人所遭遇的困難和危險呢？

月 夜

子 雨

「愛月夜眠遲」幾乎已經成爲我的習慣了。

昨晚是農曆十五，月色分外清明，我睡得自然也特別晏些。

已經是夜深時候。

天空，湛藍得像一湖碧水，銀河是淡淡的，淡得只有一點點模糊的輪廓，鬼火眼的星星，也像嘆息似的有氣無力。

中天掛着一輪皓月。

月兒，像一匹白胖白胖的調皮的野兔，從後山峯頂爬上了天幕。它這淘氣的傢伙，竟冒失失的把天河的河堤弄出了一個窟窿，你看，河水氾濫出來了，銀色的水，把大地上一個一個的山峯，一叢一叢的樹林，一畝一畝的田塊，一株一株的茅房都淹沒了。水漲着，更擁進了三十三天的宮闈，害得天神着了慌，不得不派獵戶星座的猛犬去趕它。

水仍在漲着，獵犬追着野兔，從東到西。

天地昏沉起來了。我慢慢地合上了眼。

待 題

梅 德 生

寄 梁 慶 煜 師

大將山籠罩在月光下的霧兜裏，格外顯得英俊，雄壯，數點星星俯覽着大地：蜿蜒的溪流，莊重的瀑布，和寥落稀疏的茅舍。山浮在層霧上，連綿得很長；水擁着滾滾的浪濤，流得很遠，天地跟着變得遼廓。你是去了！

我猶能記取別離的情緒和苦楚，終身不會遺忘。人生的路道上，誰經得起幾次的離別？

體育場上，我們交換着惜別的眼光。

淚水曾湧上我們的眼眶。我默然無語，沒有道一聲珍重；我們是互相了解的，文字並不能表露我們心中所想的萬一，我們又何必說呢？時間在靜默中過去，我一直凝視着你的背影，一步步地遠離我們，踏入馬車，讓馬蹄疾馳着載着你離去——沿着溪水。

北風震怒着，一切都將冬眠似的，沒有半點生氣。課室的窗外，老浦用竹竿幫助枯凋的秋葉下落，它們受不住如此的重鞭，離棄了相依的母體，落到冷清的泥沙路上，留着冗長的細枝，粗陋的樹幹，巨人似的堅立着，和無情的寒風苦鬥。我的眼前，浮現了你鋸短細枝時的情景。現在這些可憐的樹，再也不會受到人們的愛撫，只伸長臂膀，戰顫着，對一切齊虛虛地無精打彩，對一切都無所謂了。

你該不會忘了黔桂緊張時的情形吧？這些可憐的樹，亦曾受過同樣的命運。不修邊幅地經不起陣陣寒風的侵襲。但是，學校在淒風慘雨中從新站起了，你也回來了，這些樹又得到了你的愛撫，它生長得更為嫵媚，動人。如今，他們，再度地被人遺棄了，它們還能得到你的撫愛嗎？人世間是有着多少辛酸，苦痛，和遺憾的事呵！

你會照顧着我們這些可憐的孩子們；待我們學會了打綁腿，學着站穩的時候；

却爲了你的興趣，讓我們學習掙扎。你所講授給我們的學識，我們不會遺忘，我會很驕傲地對一些無知的人們，告訴他們，你教給我們的一切；我應當驕傲，因為我從你那裏獲得許多知識。但是，我又覺得你哺養給我們的是太少了！難道你不願意多告訴我們一些嗎？

你說過我們是不需要管的，我們會自治，是的，我們會在你的領導下學習做人做事；我們聽到鐘聲，就會按照它所指的去。我們了解時間，像了解脈搏的跳動一樣：平靜而有韻律。你曾給我們心

死

抑制地，逼迫地，悲痛地，永遠的別去。

上帝，導引着人們……啊！都把人們留做永久的紀念吧！

……是一個夏末的日子，病魔正在纏繞着母親，可是她堅執地放出她的慈祥，溫暖和孩子們的心，緩着外婆的焦急；她從沒有在任何分秒之下表現灰心的神色，她是純粹向着忍耐的途途放射她的光。

不幸的是，她竟躺下了，她給了我一個極端的暗示，她是不願使她的孩子們悲痛的，這可慘的場面，她是萬分的仇恨的，同時更是憤怒。

她有着一颗熱愛的心，現在是給魔王壓制了，可是我相信她是不會死的——在她的靈魂深處。

海的浪花，以一定的潮期。

現在，鐘聲仍然震動着同學們的心，

但它已失去它的均衡的步調，變得嘶啞，殘破，使大家心的深處，被畫上道道傷痕，無可彌補。

我們能夠記得，你每晚給我們查寢室的情景。你走了，留給我們惆悵月光下或黑沉沉的寧靜的夜裏，再也不能看到星星的燈火，明滅地閃耀在山邊小道或湖畔的砂石路上。

薄霧中，晨鐘驚醒了甜夢。早操跑步時，從牆上橋傳來隆隆的瀑布聲。呼嘯着

，怒吼着，莊嚴，雄偉，隆重……

一切深秋，追隨着你了。初冬的河上，沸騰地翻滾着水霧。我跑到溪邊，對着潺潺的流水發呆。水是混濁的；我却消瘦了。曾幾何時，它還是豐滿，紅潤。啊！

寄之流水罷！我徘徊在碼頭的石階上，那裏，你是熱識的。我凝望着溪水，載了我的沉痛，迫切的思慕與怨愁，與漸漸消瘦的面容向東流。

你呵，你應每朝到江邊，照照自己面頰；凝視污濁江水上，輾轉飄來的一份又湖光山色，一份愁思。

兼士

在魂靈深處，可也慘極了：誰曾給她愉快？誰了解她？誰爲她解除過一切障礙？誰是她的良伴？我？不能也不配！我只能將她一生的清苦，牢記在一顆「向學」的心頭上作爲永恆的追念。

知道我母親去世的人，誰都會說幾句勉勵話，可是有些是虛偽的，他們欲從那些話中得到我的悲痛而從旁加以冷笑，嘲讖，戲弄我這無母的小孩；我最恨這些一無母恩的瞎眼虫。誠意的，惋惜着向我懇切地勉勵的先生們，我當然是誠意感謝，可是我並不僅爲了他們一翻又一翻慰勉而努力，母親的死和她悲慘的一生，實在給我一股無比的向前的力量……

母親啊！願你在天之靈安息罷！

文學的工 作

藍田

二八

(一)

文學工作和文學傾向必需和人民的生
活密切結合着，只有在加強現實的意義下
，文學工作纔有意義。文學工作不是爭持
偏頗的片面的理解，文學工作是由對現實
生活具體情況全面的體認發生的，所以問
題必得從實際方面開始。

今天，也可以說近好些年來，在文學
上廣泛流行的，是一種客觀主義的「『教
條』」(或「公式」)加「技巧」等於「作
品」的作品，這種作品，是以弗羅貝爾
、左拉底「觀察——收集分配材料——描
寫」自然主義方法為基礎來創作的。這個
傾向的作者，大都取觀察現實的生活態度
，浮光掠影的抓住一個事件或一個人物零
星的一點，作為創作的材料，這樣「收集
」到的材料漸多，於是拿教條或公式作架
子，把這些材料在這個架子上細細拼湊起
來(也有先細好架子，再「觀察」「收集
」材料的)，然後鋪張事件外表的枝節，
人物外表的特徵，藉辭藻和繁瑣細微的「
描寫」來掩飾自己的膚淺，完成「現實主
義」的「創作」的大功。

這樣在公式的架子上糊些紙人紙馬上

面的紅紅綠綠，裱紮店裏紙糊簾紫的「現
實主義」，沒有深入真實，沒有生命的詩
，儘管有一望而知的動人的主題，有身份
分明宛然生存的人物，最後是光明和勝利
的畫面，既革命而又「形象化」，可是整
個的作品是教條，圖式，技巧的混合物，
是冰冷的、僵直的、雜湊成功的，沒有血
肉的生命，沒有感動人的力量，甚至成了
一種新八股。

這樣的「現實主義」作品師承弗羅貝
爾、左拉的自然主義創作的方法，實際上
也師承了他們創作態度以至生活態度的；
可是比起兩位「大師」來，自然還差得很
多。於是我們近年來看到許多贊揚左拉的
文章，許多稱頌弗羅貝爾(尤其是他的「
波華利夫人」)的聲音；有的說左拉是貧
苦人民的荷馬，有的說弗羅貝爾、左拉是
現實主義的正宗，並且還高於巴爾扎克；
巴爾扎克祇是現實主義的「始創者」，弗
羅貝爾則是「奠基者」，左拉才是更進一
步的發揚者。

能夠無視思想家的話：「巴爾扎克——
我認為他比過去，現任，未來的一切左
拉都要偉大得多，他是偉大的現實主義的

藝術家」，宣稱左拉的現實主義還高於巴
爾扎克；能夠甘人走弗羅貝爾，左拉的「
現實主義」的路——只求外表上細節的完
整和精密，將枝葉煩瑣化；鋪張擴大，代
替「典型環境中典型性格」的創造，以浮
淺的現象的外貌代替深入的現實的本體——
甘心墮入公式化，圖樣化，定型化，庸
俗化的陷穽裏去，這決不僅是一個技巧或
者手法上的問題，心有餘而力不足或眼高
手低的問題，這在創作理想，創作態度，
生活態度上，都存在着根源。而這樣的創
作傾向，由於如此「創作」過來並且依樣
如此「創作」的作家倡導和示範，於是許
多文學習使者也就跟着走去，並且以為這
樣就是實現主義的路。

自然，客觀主義的作者說起來也是站
在藝術戰線上，拿着槍「戰鬥」着的。可
是所拿的是長久不擦，而且生了鏽，落了
機件，殘破不堪的槍；自然也是射擊着的
，但是只做了個射擊的樣子，不管射擊有
沒有發生了威力，是不是擊中對象的要害
，甚至射出的是子彈，是石片，還是土塊
，紙團，也不管的，只要自己射擊着，這
就算「盡了戰鬥的任務」，這就是一切。

爲了克服這樣的工作態度，削弱文學力量的傾向，以教條主義，自戀主義（乃至市儈主義）的混血者，庸俗的現實主義代替真實的現實主義的傾向，於是主觀戰鬥精神的要求被提出來了。

(二)

主觀戰鬥精神的內容，如果說，是要求戰鬥意志和生活實踐的加強，要求爲人民和進步的熱情的燃燒，要求向生活的突進和搏擊，則不僅有激起文學上的新生命的追求和發展，而且有激發前進的攻擊精神的意義，現實的創造的意義。可是，在有的作者，是達到了不同的理解的。這些作者在哲理上，把主觀看作是一個無所限制的力量，獨立的存在，和人脫離，和客觀並立，乃至看作是超人的征服者和創造者；因而在爭取進步的實踐上，強調主觀精神的搏擊就是一切，否定息恩（認識）的意義，乃至宣布「思想體肅」的滅亡；在創作上，也認爲主觀精神的燃燒包括了現實人生的一切內容，主張主觀的精神世界的繪畫。

但是，首先，主觀是人的主觀，這並不是一個無所限制的力量。人生活在不同的社會階層中，屬於不同社會階層的人，他們的主觀不同，他們主觀精神發展搏鬥的方向，也是不同的。就以進步的知識分

子來說，不少人在思想和主觀上，或多或少存在着着舊日的負累；如果在生活實踐上，不看重思維（認識）的徹底革新，不求主觀的健全，就一任各人帶着舊日負累的主觀去衝擊，搏鬥，這不難想像將會產生什麼樣的結果。當然，主觀的健全也必得在生活實踐中才能完成，可是這必得先有思想負累的革新做基礎的。我們反對教條主義公式主義，可是不能因此就拋棄了科學思想最高結晶的體肅。而且只有在正確的思想體肅指引之下，才能在生活實踐中向正確的方向突擊，宣布教條公式主義的滅亡；否則就會引向一個思想的無政府傾向，引向知識倫子思想和情感的泛濫。

同樣的，在創作上，主觀精神的燃燒只是一種因素，並不能用它代替現實人生。在藝術創作上，精神和思想，都必須是通過血肉的現實而體現的詩。當作者不是通過現實的擴張和概括，單純地以作者的主觀精神，內心燃燒和衝擊來燭照作品的時候，在單純的主觀意象的光和影下，生命的真實的一面就顯得微弱，而由於這一面的微弱，精神生命就不能具有突破一切堅硬的猛力。在這現實的進步的意志不強的作者，就容易流爲空虛的主觀的繪畫，使作品的現實面超於隱晦。

今天的作者，如果全不思考，主觀戰

鬥精神在文學工作上的意義，單純的把它看作唯心論的傾向，甚至認爲客觀主義的教條化而且「形象化」的作品已經就很好了，就是純公式口號也沒有什麼不可以。這不是藝術工作者戰鬥的態度。因爲這僅僅要求了政治因素，而沒有顧到藝術因素，然而藝術畢竟是藝術，並不是有了政治傾向就有了一切的。強調政治傾向是十分必要的，但不是說，強調的結果是要大家重復標語口號的舊路，鼓勵教條主義者公式主義者依樣畫他們的葫蘆。

真誠的文學工作者不能以浮淺的現象畫，公式圖解，紙人紙馬爲滿足，也不能以空虛的精神畫爲滿足。今日的文學工作，要求我們面臨人生，追求更高，更深，更廣地表現真實的藝術。只有通過真實，血肉的真實，藝術家才能表現人物，社會，歷史，時代，表現思想，精神，力，真理。藝術的創造也才能獲得生命。

藝術的遏制，戲劇的情緒，混合的談諧與感憤，熟練的人物的描繪，「完美小說」的確實的感覺，吾獲得讀者忘了自己的才能。這些是小說的天才的特徵。

談新文學

耳常

新文學運動是民國八年五四運動後，在文學上的革命，距今將近三十年，但在少人了解新文學的內容，即是那些新文學運動的領袖人物，也很少提起來討論。許多多數的人仍堅持主沒古文文的地位。除了學校中兼說白話文和幾個人的言論之外，新文學可說是沒有基礎，沒有內容，這廿多年來却產生了許多「文學」，什麼抗戰入股，報章文學，色情的黃色文學等等，假如新文學的倡導只是打倒了古文而毫無建樹，反而引起這些無價值的東西，倒不如不倡導的好。

再說新文學的代表作 只有魯迅，周作人，郭沫若等的作品，固然 他也有堪稱道的，但除了抄襲，迎合讀者心理之外，它們有什麼價值呢，我們常嘆近來沒有大著作，這原因一是沒有安定的社會，其實主因是作家和讀者沒有基礎的文學修養。

那麼新文學是不是敗了呢？現代的中國必需新文學嗎？

本來文學也是隨歷史變化的，無論那一時代的文學都有它的價值，我們決不能否認過去的學術思想，但我們不能容納那些不適合現代錯誤言論。廿世紀應有廿世紀的文學，所以每一時代都須革新；革新的並不是完全拋棄舊的，抄襲點什麼浪漫主義，自然主義或模仿幾個外國作家，應該是從社會，身形成一種有意義的思想，它能反映社會，領導社會，現在我國連一個合理的政經制度都沒有，那裏會有合理的社會思想，再怪乎反映社會的盡是低級趣味，以宣傳為目的，在談的報章文學，要領導人羣脫離當前的苦難，我們除了改造

社會制度之外，建立新文學是必需的。照理想說來，空洞，信口雌黃，那是因為沒有人看這道理，也有沒人肯相信這道理，更沒有人肯去做，假若教我們能熱心倡導，研究，學生一舉沒有不容易了解和造究的。

新文學多少有些成功的事蹟，這種成功應歸功於新青年等文藝組織，由於思想和言論的約束，這些年來很少這種組織因此大家都敬漫，失望，我認爲新文學運動的敗與有無這種組織，有極大的關係，我相信今天還有很多熱情，想獻身文學的人，為什麼不組織起來呢？

文學的進步與文學批評有極大的關係，歐洲有亞里士多德，加萊斯，盧梭，福祿特爾諸批評家，才有偉大的歌德，沙士比亞和很多偉大的文學家。我國學者往往只注重考據，抄襲忽擊了批評的重要性，古文中除了幾本如文選彙編一類的書外，可以說空虛得很，更不必說新生的新文學了，所以我認爲要創立一個正確的文學批評，來領導新文學的進展。

附錄 (文學會給會友的一封信)

各埠遠地的會友：
在這校友通訊出刊的時候，我們希望備這一書和各位通個信息，一來藉此彌補長期隔膜的疏失；重要的是向各位要個通訊地址，好把在這次校慶出刊的清華文學，寄給各位，聊慰期望之情。掛念之意。

歲月不留，如今負責文學會的，已是十一級的人了；李惠華，梅德生，朱厚澤，趙西林這些名字，也許對各位不都是熟悉的，但是狂飈的木牌却仍然挂在一樓的牆上，仍然時時笑迎來賓，它下面仍然是撲實的壁報，像當年一樣的招攬同學。另外，又加上了一期一期的英文狂飈。：：：這一期清華文學，早在元旦前後就開始籌備；經費缺乏的困難，在諸位的記憶中總還有一些印象吧！加以這次梁老師鼓勵我們用鉛印，幾千萬的款費更不容易捐到手，因此到現在才能出刊。不管怎麼說，這一次的嘗試現在總算能和各位見面了；它走簡陋幼稚的，各位當然能予以諒解，然而裏邊極缺會友來稿，却是一大遺憾。好在將來還要繼續試下去，還讓我們於此感謝梁老師和各位會友們二月來爲我們熱誠的捐助和鼓勵吧！

清華文學會爲募集五十萬元基金感謝啓事

敬啓者：本會成立迄今三載，出版及研究工作雖漸次推廣，然以經費無着，實難達預期之成果，爰丁去歲之冬有募集基金五十萬元之舉，承蒙各界諸先生慷慨捐贈無任銘感并此致謝。
清華文學會啓 三六年四月十三日

10
JDP
贵州省图书馆